

民國二年

明季痛史

中華圖書館印行



明季痛史弁言

古以宅族佔我民族土地。殺僂我黃膚者。典午之十六國。南趙之成吉思。及明季之愛辛。然五胡禍。在中原關隴間。鐵木紛及南北。惟滿洲風入時。南方士夫。因立明藩。罹禍獨酷。而孤臣遺老。百折不挫。前仆後繼。知其不可而爲之。揮魯陽戈。啣精衛石。奮博浪椎。輕生一試。峯起潮涌者。尤南士爲多。故此回革命。發端兩粵。溯源三湘。而成功總不越江漢一流。意者天道好還。吾南人受此惡因。展轉曲折。而收茲美果乎。其近因在瀏陽安慶諸君子。黃花岡七十二鬼雄。其遠因則在福唐桂魯時。建義愛國捐生。滿族諸賢。不可以無紀也。嗚呼。吾紀終帙。淚下如綆。但覺英風四塞。恍佛數百毅魂。環繞筆端也。

民國元年十月三十號

侯官陳祖懿泚筆

明季痛史

凡例

- 一明事之可痛者。無如大遜。內政之可痛者。無如璫禍。人才之可痛者。無如靖難死璫。及三藩殉國諸賢。特彙紀之。以表彰前哲。
- 一鼎革殉國。朱明爲多。而南土獨盛。即今日革命之先導也。故詳記之。
- 一遼事顛末。即明社存亡。亦種族消長也。不可無記。
- 一編中論斷一二。不事冗長。出以淺顯之筆。便於社會高等小學中學參考之用。閱者諒之。
- 一以袁簡齋之博。所作陳鵬年傳。李次青猶云中多舛誤。可見覈實之難。編中徵引。一人耳目有限。海內通儒。匡其不逮。幸甚。

明季痛史

明季痛史

目錄

書建文軼事附靖難死節從亡諸賢

張玉父子

紀黃福事

徐文長穢史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夏桂洲軼事

記魏廓園先生事

王文成公寄弟書

湛甘泉穢史附序鈴山堂文集文

楊椒山先生請誅賊臣疏

明季痛史 目次

侯官陳祖懿屏滄輯

楊應山先生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左公光斗仁義兼盡疏

御史侯震陽諫客氏再入疏

熊明遇陳時弊疏

葉向高乞休疏

記瓦氏女兵

王振爲學官改充

范陽三烈士附周氏血書跋

記黃太冲先生事

記盧忠烈公死國事

記劉之綸死國事

書思宗用人附崇禎朝宰相表

亡國兆

論明事之壞

內監之禍

記劉澤清事

記史文正公死節事

記流寇混號

記黃靖南死國事

書高興平事

福祿酒

邊大受發塚

三堵墻 打亮 放迸

記雁門尙書死國事

書賀公逢聖死國事

朝班亂

記明臣捐資助餉事

明大內鐵篋圖

書寧武周總兵死戰事

文武官降賊之無恥

吳三桂絕父書

史文正公與友人書

點將錄

錢謙益穢史

武懷僕

明宮韻事

擯子

狗皮道人

馬阮聯語

記揚州殉節諸賢

史八夫人

十八羅漢 五十三參 七十二菩薩

凌御史

記南京殉節諸賢

人面瘡

記蘇州死國諸賢

記杭州死節諸賢

記嘉興死國諸賢

鄭成功八股文

僧丹竹

記松江死國諸賢

書把總吳之蕃死節事

兩典史死守事

記贛州死國諸賢

記南昌廣信死國諸賢

記臨川死國諸賢

書中湘王何騰蛟死國事

記三湘死國諸賢

記吳越義師

記皖省死節諸賢

江寧之獄 楊廷樞血書 夏之旭遺令 夏完淳別母遺婦詩

陳子壯妾

割辯

翻城之獄

書滿兵淫掠

記粵東死國諸賢

記福建死國諸賓

歲寒松柏集弁文

左懋第絕命詞 附錄公母徐夫人死事

屠城考

張名振祭孝陵詩

滾地龍

記劉白二將軍

記瞿張二公粵西殉國事

書晉王李定國殉國事

龔彝善補過

記張蒼水先生殉國事

書吳易孫兆奎殉節事

宮人宋蕙湘詩

無可和尙

杜于皇

玉臂金蓮

宜興三忠

戲具中物

三朝要典詩

書倪文正公事

明末三佚事詩

兩典史

瞿督師

書虎賁將王興死事

薩爾滸之役

遼瀋之役

松杏之役

祖二風子

熊公廷弼請勅書關防疏

又陳河東情形疏

又請處分以重封疆疏

又請勅台臣查勘遼事疏

袁崇煥之功罪

師不如弟

記李闖之死

金堡之收場

周全負國賊

范草包

假山圖說

五虎

書傅冠死國事

松仙錦囊

丁魁楚醜史

論南都之覆

論閩事之失敗

論粵西之覆

論遼餉之害

書遺老

毗水之禍

明季痛史 目次

明季痛史

書建文事附靖難死節從亡諸賢

新城鄧徵君元錫錄建文事曰。大遜記載正統五年。思恩知州岑瑛行部。有僧當道坐。呵不起。曰。我建文皇帝也。自蜀歷滇。游方至此。今老矣。欲歸骸骨故鄉。岑駭聞。巡按御史令傳至。長身巨鼻。聲如洪鍾。曰。我朱允炆也。御史詰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卽真也。天下事今已定。欲何爲乎。曰。天下已定。吾欲何爲。顧吾老矣。此一把骸骨。當付何地。欲歸葬祖父陵旁耳。御史驛送入京。號老佛。京城內外僧拜謁。旣虛。曰。言官恐惑衆。請下於理。天子不忍。以太監吳亮嘗侍建文君使視。老佛見曰。汝非吳亮乎。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便殿。汝尚食子鵝。弃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飮食之。何忘之乎。亮伏地哭。不能仰。復命自經死。於是取入大內。不知所終。或曰。壽終西山。不封樹。無錫盛都憲顯言爲御史。日忽報各官明日宜早至午門議事。命吏訪之。云捉一假

皇帝。翌日文武咸集。一僧頽然跣跌向北坐。問之不應。有題本發安樂堂老內官辨。認得四十三人。一一令過。均以不識對。過畢。老僧遽指一老內官曰。汝這老奴。也不認得我。某年月日某殿打碎一玉瓊。不曾殺汝。始知爲建文也。安置鳳陽陵。又云。太祖問劉基。國家禍福。不荅。久之。進一木盒。有急則開。金川門陷。開視。袈裟一僧帽一剃刀度牒而已。時僧五百人在內誦經解厄。急落髮。雜衆僧出。後至陝。年九十餘矣。因賣玉帶執至察院。御史不知前事。考掠不伏。械送京師。言曾至交趾。有弟子二。明張太后臨崩。語楊士奇曰。我有二事未行。建文號宜復。方孝孺禁宜開。觀上所載建文之歸明矣。

按明史。建文太子文奎。方七歲。金川破。不知所終。少子文圭。方二歲。成祖入囚之宮中。號建庶人。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係。出之。年已五十七矣。俄卒。是老佛歸時。建庶人尙在宮中。父子不能一見也。哀哉。

附錄靖難死節從亡諸賢 一方正學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誰知其由。奸

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良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海內藏公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稔潛錄爲侯城集。後行於世。二金川不守。學士黃觀舟至羅刹磯。朝服投急湍死。觀妻翁夫人携二女及家屬十餘人投淮清橋下死。方翁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爲大士象。僧昇歸庵中。翁見夢曰。我黃狀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愈明。有愁慘狀。後移至觀祠。三王叔英絕命詩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按。對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黃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邈難繼。偶爾无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四成祖即位。詔至漳州。教授茂名陳思賢。痛哭不迎詔。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率諸生呂賢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六人。即明倫堂。設故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送入京。思賢及六生均死。六生皆龍溪人也。五溫州東清樵夫。聞京師

陷其鄉人卓侍郎敬死。號哭投水。台州亦有樵夫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聞成祖即位。痛哭投東湖死。二人惜佚其名姓。六王璣日照人。洪武末爲寧波知府。自奉約。一日庖人饌用魚羹。璣謂妻曰。若不記吾啖草根時乎。命撤而埋之。時號埋羹太守。燕兵臨江。璣造舟艦謀勤王。爲衛卒縛入京。成祖問造舟何爲。對曰。欲泛海趨瓜州。阻汝南渡耳。七河西備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爲傭於莊浪魯氏。取直買羊裘。而以故葛披其上。破縷纒不棄。力倦則吟。或哭。久之有京朝官至。識之。欲與語。走南山避。有問朝官傭何人。官亦不說。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屬主人曰。我死勿殮。但看西北風起。火我。勿埋我骨。魯家從其言。八補鍋匠者。常往來夔渝間。業補鍋數年。川中人多識之。一日於夔州市。遇一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中。坐語終日。又相持哭別。其人則馮翁也。翁在川以章句授徒。給衣食。能爲古詩。詩後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二人後皆不知所終。

九會稽二隱者。一雲門僧。一若耶溪樵。僧每泛舟。賦詩歸。即焚之。樵於沙上。以荻作字。已輒亂其沙。人有疑之者。從後抱持觀之。則皆孤臣去國之詞也。時又有玉山樵者。居金華東山。麻衣草笠。終身不易。十松陽王詔游治平寺。於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蹟。楮墨斷爛。可辨者僅九人。梁田玉良玉良用中節均定海人。同族。同仕於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去。爲僧。良玉官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遜爲舟師。死於水中。節好老子太元經。爲道士。何申宋和郭節俱不知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至峽口。聞變。嘔血疽發背死。和及節挾卜筮書。走絕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亦去爲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不可考。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餘十一人。并失姓名。縉雲鄭僖紀其事。爲忠賢奇秘傳。萬歷初江南又有致身錄。云得之茆山道書中。建文侍書吳江史仲彬所著。紀帝出亡後事甚具。仲彬及程濟葉希賢牛景先均從亡之臣。又廖平金焦諸人。而雪庵和尚補。

鍋匠具有姓名官籍。十一靖難之誅忠良。最慘者方正學之十族。景清之瓜蔓抄。及山東布政使鐵鉉不屈被殺。家屬發教坊爲娼。朱棣之无人心。千古殘忍矣。鐵公有二女。當時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均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事。詳王文恪公鑿震澤紀聞。朱竹垞明詩綜。未經收入。亦憾事也。長女詩云。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縮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云。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休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張玉父子

張玉爲燕山左護衛。成祖起兵。玉帥衆奪北平九門。及卽位。論靖難功第一。封榮國公。卒諡忠武。與朱能王真姚廣孝同侑高成祖廟庭。子軌。復於景泰

時乘帝不豫。與石亨曹吉祥夜奪門。迎英宗復辟。何張氏父子。於奪門事。善爲述作乎。然軌納賄亂政。不亞於亨等。于謙王文之死。軌與有力。其奸邪之罪。又加父一等矣。

紀黃福事

福昌邑人。建文深倚任。成祖列奸黨二十九人。福與焉。及入京。福迎附。李景隆目福奸黨。福曰。臣固當死。但目爲奸黨。則臣心未服。帝復其官。俄拜工部尙書。督安南軍餉。在交趾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福還。交趾亂。遂劇。宣德元年。勅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朕再一行。福至。適柳升敗死。賊因執福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吾屬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治交。使人人如黃尙書。我安得反哉。令人馳慰。侍郎徐琦使安南還。福與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使曰。識此君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烏得不識。

徐文長穢史

文長在胡宗憲幕。藉勢凌人。胡敗。文長懼禍。發狂。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椎碎腎囊。均不死。又擊殺繼妻。論死。里人張元怵救。得免。其人蓋放乎禮法也。曾作壽嚴分宜生日啓云。門弧懸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相君河岳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出遇明時。歷幾遷而入相。同一德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逢華旦。爰屬首春。八秩初躋。同尙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萸萸徵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三旬。某夙侍講筵。幸叨餘教。自膺節鎮。胥動浮言。曲荷保全。尙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非誣。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罔極。遙思旭旦。賓從如雲。自阻修途。心搖若旆。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托之百拜。馳以寸中。伏願保固台岩。膺綏蕚屐。年高德劭。永調伊傅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呼吸。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彌亮四世。永作康王之帝師。

諛詞滿紙。甚有昊天罔極語。可謂廉恥喪盡。袁公安作傳。竟稱其好奇計。談兵多中。文有卓見。抑何未考其行乎。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李仲達先生應昇。明季以直諫死。禍璫也。就逮詩。有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一聯。正合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之意。此即君權過重之流弊也。置之民主共和世界。直謂之愚忠矣。抑豈知忠孝兩字。惟愚始優爲乎。

夏桂洲軼事

夏桂洲就逮。實嚴介溪修怨。代仇鸞草奏。訐夏納曾銑金。交通爲利。夏抵通州。再疏訟冤。謂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世宗已入嵩譖。竟棄夏市。貴溪分宜。蓋鄉人也。夏率直。嚴陰險。夏爲先達。援嚴自代。輒以門客畜之。嚴始而謹事。繼而懷怒。終而傾陷。亦夏有以召之矣。閱鈴山堂集。其與桂洲唱和之什。如殿頭鶴立知元輔。親佐唐堯。

致太平。商岩先夢說。崧岳會生申。備極推崇。至贈桂洲作宗伯序。以馬周之奏疏。蘇軾之文章。皆不足爲桂洲道。撰嚴州夏公祠碑。以宋歐陽觀任綿州推官。爲死獄求生。實生文忠。爲宋名臣。比夏鼎之生桂州。可謂推崇到極處。乃執筆如此。設心如彼。小人之所以爲小人焉。讀保孤記。知桂州死後。妾崔氏遺腹一子。託趙金五護持。中更患難。至十五歲。崔氏卒。歸桂州繼妻蘇夫人。而桂州壻吳學愚。與夏少洲一書。極言保孤始末。少州疑即桂州從子。主事克承。克承先削籍爲民。遺孤名先承。從其序也。明史謂夏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當時未見保孤記耳。記中又附載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陝西澄城縣界頭嶺山吼。至二十七日。裂一半。東西移走三里。南北移走五里。分宜乘隙。趣陶仲文以楚昭王軍中見赤雲如鳥夾日飛。周太史占移禍將相之說上。夏遂及於難。并云夏生壬寅年丁未月丙寅日壬辰時。江西星士王玉章於其少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公。決不輕。莫道老來

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斤。按車斤合之爲斬字。是說也。存而不論。

記魏廓園先生事

先生名大中。明給事中。以劾魏奄事下獄死。先生有自譜一冊云。萬歷三年。先孺人坐蓐。壁棟間火光熒熒。家人以爲鬼燒不祥。俄火光綠壁棟上升。至脊梁正中。而余生。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見兩童子執燈。道一緋衣金冠少年入臥室。遽然起行。則聞余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生忠義貫日月。其前身豈偶然哉。

王文成寄弟書

明代講學之盛。由王文成開良知之說。至今學者猶崇拜之。然以今時局論。談新學者。尤當急講良知也。公有寄諸尙書一通。陽明集中未載。黃虎痴於收藏家見之。刊入尺牘。足爲後學箴砭。急錄之。書云。鄉人來者。每詢守文弟。多言羸弱之甚。近得大人書。亦以爲言。殊切憂念。血氣未定。凡百須加謹慎。

弟自聰明達特。不俟吾言。向日所詢工夫。不知弟輩近來意思如何。得無少荒落否。大抵人非至聖。其心不能無所系著。不於正必於邪。不於道德功業。必於聲色貨利。故必先端所趨向。此吾向時立志之說也。趨向既端。又須日有朋友。砥礪切磋。乃能薰陶漸染。以底於成。弟輩本自美質。但恐獨學無友。未免孤陋。李延平云。中年無朋友。幾乎放倒了。延平且然。况後學乎。吾生平氣質極下。幸未大壞。自謂得於朋友扶持之力爲多。必須自我求之。自我下之。乃能有益。若悻悻自高自大。勝已不屑就。而日與汗下同歸矣。此雖子張之賢。而曾子猶有堂堂之嘆也。石川叔公。吾宗白眉。雖所論不無過高。然其志向清脫。正可矯流俗汗下之失。最好因石川以求直諒多聞之友。相與講習討論。所謂置之莊嶽之間。雖求其楚。不可得矣。守儉弟好仙學。雖未正。比之聲色貨利。相去遠矣。但不宜惑於方術。流入邪逕。果能清心寡欲。其於聖賢之學。猶爲近之。守文弟氣質通敏。未必耐心於此。閑中試可一講。亦可以

生却疾。勝於病而服藥也。燈下艸艸。弟輩須體吾言。勿以爲孟浪之談可斯矣。長兄守仁書致守儉。守文弟守章亦可讀與知之。

湛甘泉穢史

明湛甘泉序鈴山堂集一編。道諛貢媚。讀之穢氣滿紙。以鐘鳴漏盡之年。作此寡廉鮮恥之行。文中且有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二語。甘泉雖受嚴厚恩。亦不應比擬如此。宜朱竹垞讀之目張。謂講學者不宜有此。黃梨洲著明學案。其凡例云。有明文章事功。不及前代。獨理學則前代所不及。嗚呼。若若水者。前代理學家。誠不多見矣。亡清末季。給事中陳慶桂。爲湛奏請。從祀孔廟。部議即以此序爲口實。而某部郎尙爲其辯冤。謂湛登朝籍。在嘉靖初。分宜入相。乃嘉靖四十年。序文後人假託。部郎此言。亦阿其所好耳。附錄原文。序曰。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學士介溪嚴公。以其鈴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於天關。授以首簡。叙之於時。水也以病廢文字。

十餘年矣。焚香再拜再拜。復再再拜上。以答公禮數之殊也。亦以賀公求言之篤也。曰。推公此念。人將輕千萬里來進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讀之。凡爲賦詩古律絕句七百八十。頌序記碑五十有九。內制講章二十有七。雜作二十有五。銘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嫺矣哉文乎。有詩不戾乎風雅。漢唐矣。有言不戾乎訓誥詔令矣。於是心悅而神悸焉。恍然如入陶朱之室。開寶藏之庫。萬珍爍爍。文彩奪目。令人應接不暇。又爽然若自失也。乃作而颺言曰。嘗觀天地間文而已矣。文即道之著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或識其大。或識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在天地。天地生聖人。文在聖人。是故經乎天而文。緯乎地而文。觀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幬也。地之持載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雲漢之爲章也。風雨之潤賁也。雷霆之轟烈也。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蟲之嚶嚶也。草木之夭喬也。堯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華煥乎其文。

章也。禹湯之文命之聖謨之嘉言孔彰也。文武之不顯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萬物所以覆載。所以代明。所以昭章。所以流峙。聖人所以光被。所以重華。所以文命孔彰。所以顯承。其必有所以爲之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天地聖人。文焉盡之矣。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矣。或曰。請問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聞鈴山之降神乎。吾於留都已形之歌詠矣。介翁生而神氣以靈。疏朗開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應幾萬變之妙。辛甘調劑之宜。歷試艱難。允媚於天子。良工心苦。人無與知。非公之神之爲之乎。曰。請問根本之說。曰。子謂參天之木。果外假而爲哉。由本根也得天之氣。得地之質。氣質合一。生生不測。莫知其然之謂神。故能由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華實。華實也。者文之類也。根本也者。所以爲華實之神之類也。知

木之所以華實。愈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矣。水也。年將九十矣。亦伏生言語支離之時。豈復有文乎哉。據案隨筆書之。重以報公禮意之隆也。亦將以來天下之善言從水也。鞏太平之基於無窮。而太平一老亦得安臥於無窮之天也。故力疾爲鈴山堂集叙。

楊椒山先生請誅賊臣疏

奏爲感激天恩。舍身圖報。請誅專權賊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死之。荷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又升今職。日夕祇懼。思所以舍身圖報之道。未有急於請誅賊臣嚴嵩者也。敢以嵩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太祖親見宰相專權之失。詔罷中書丞相。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艸。不得平章國事。計至深遠。嵩爲輔臣。儼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其初先呈稿而後行。今則面稟而後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事無

大小惟嵩主張。以故各官升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壞祖宗成法。一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心也。詎嵩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如皇上用一人。嵩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我。故票本罷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必尋別本報復陷害。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此竊皇上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也。嵩於皇上善政。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爲書十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所行之善。盡出彼之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此掩皇上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其票本。嵩令子世蕃代票。世蕃又約諸乾兒趙文華等會擬一票。屢更數手。幾密盡洩。所以旨意未上。滿朝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與前所述。若合符節。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實失事。本部覆本已

具揭與東樓。聞東樓票送。未知如何。嵩曰：小兒已票罰俸。皇上定依擬。臣甚疑之。後旨下果然。即臣親見一事。餘可知矣。又經歷沈練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庸軟。爲嵩心腹。倉皇喪魄。莫知所厝。差人問世蕃。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文華袖入。交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京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係囚。蓋深恨之也。此從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嵩欲令其孫冒功兩廣。先布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總兵。鄉親黃如桂爲巡按。蒙朧湊合。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捷功。升鎮撫。又冒琼州一人斬七首級功。而次孫嚴鵠得升錦衣千戶。有武選司昃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効忠鵠均世蕃子。未聞一至軍門。且乳臭孫兒。亦豈能一人斬七首級。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因事革任。世蕃受鸞銀三千兩。威迫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爾軍功。世蕃又得升官蔭子。是勾賊

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世蕃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師。深入失律。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剿戰。以申國威。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尙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任賊。搶足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大呼曰。賊嵩誤我。此誤國家之軍幾。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父子。革職爲民。嵩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會人徐應豐。斥罷。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亦以劾嵩降爲典史。嵩又將汝進罷黜。此專黜陟之大權。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部二部大利所在。尤其專主。文武官之升遷。惟論銀之多少。將官既納賄。不得不剝軍士。有司既納賄。不得不取百姓。一人受賄。天下受苦。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我朝風俗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賊嵩繼之。於是大壞。通賄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自好者廉如夷齊。而亦罷斥。究其源。嵩先好利。天下均尙

乎貪。嵩先好諛。天下均尙乎諂。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意向者。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聖意。先用賂結。交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無不報使知之。皇上見嵩所言所爲。盡合上意。不知先有人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謀奸一。嵩欲阻塞言路。令乾兒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世蕃看。數日方許進呈。事稍有干於嵩者。得先彌縫。御史王宗茂劾嵩本。文華留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奸二。嵩既內外周設。尙畏廠衛緝訪也。乃令子世蕃將廠官結爲兒女親家。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奸三。廠衛既爲姻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乃於科道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行人選。知縣推官。非通賄及門者。不得與行取列。又必擇圓通軟弱者補科道。或心有愛憎。則唆之使劾。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奸四。科道雖籠絡。部中有徐學詩其人者。亦可懼也。乃令子世蕃將各部官有才望者。羅之門下。或託親誼。或

結兄弟。故部中有事欲行。必先報世蕃。使得預爲擺布。是皇上之臣工。均賊嵩之心腹。奸五。夫嵩之十罪。賴五奸以彌之。識破其五奸。則十罪立見。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望。亦畏其凶毒。凡事聽命。不敢少抗。雖嵩之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不可謂之不負也。一按疏文甚長。摘要錄之。當時朝廷旨云。這廝因謫官懷恨。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著錦衣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於是奸黨極刑拷打。煨煉其獄。而先生死矣。」

楊應山先生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入宮。初猶謬爲小忠小信。繼乃敢爲大奸大惡。祖制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擔權。多出傳奉。或逕自內批。變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璟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去之。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激。忠賢排去。而於黨護

選侍之沈灌。反加麟玉大罪三。王紀爲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爲司。空清脩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均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侯震陽。江秉謙。抗論少忤。立行貶斥。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宮中有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忠賢託言疾病。置之死地。是天子不能保其私寵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慶幸。忠賢以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天子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妃御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謀焉。是天子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護持者一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安亦有勞。忠賢以私忿殺之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仇先帝之老奴。大罪十一。今日蔭子。明

日祠額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不止瑩地。僭擬陵寢也。大罪十二。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良材希孔。及其甥傅應星。濫叨恩蔭。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更欲誣陷國戚。搖動中宮。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窰。立致之死。大罪十五。王思敬。牧地細事。責在有司。乃恣爲榜掠。視人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模。執糾織監。竟停其升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得司封駁。大罪十七。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煇。煉致削其籍。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赴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又再褻王言。無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朝夕變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報仇傾陷爲事。從野子傅應星。陳居恭等。投匭設阱。片語少違。駕帖立下。大罪二十。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敗乃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

一。祖制不蓄內兵。忠賢與奸相沈灌。創立內操。奸究存藪。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混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涿州進香。警蹕傳呼。人以爲聖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道環遮。儼焉乘輿。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乎。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忠賢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漸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轡忠賢。不足盡其辜矣。大罪二十四。一案當時疏入。忠賢興其黨魏廣微。調旨切責。自此日謀殺先生矣。次年再興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法拷訊。遂於中夜斃杖下。

左公光斗仁義兼盡疏

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卒趨朝。人情洶洶。時大臣從乾清宮中扶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栗。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踉蹌張皇。宮中必有

甚不安之情。驚問其故。喧傳李選侍左右前後。布滿奸璫。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驚魂未定。臣子何敢即安。臣於初二日。隨上肅清宮禁一疏。初三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奉旨移宮。已有旨了。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移宮。初六日。皇上御極。駕還乾清宮。臣等舉手加額。共幸宗社有靈。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惟自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皇上如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特恩在聖躬。調護在輔臣。非小臣所可懸度。若株連蔓衍。使宮中不安。非但國體不便。亦非臣等建言初心。昔魯莊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歎服。聞錦衣衛勘問諸璫。語連宮禁。一概不究。深爲得體。伏乞皇上宣召諸臣。諭以當日避居何故。及今調護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仍乞將劉遜姚正中等正法。暴其罪狀。與天下共見。仁之至義之盡。胥在此矣。一按疏入。

乃備述選傳凌虐聖母及節次無禮狀。宣諭百官。

又攷當時御史賈繼春上書云。先皇玉體未寒。愛妾莫保。忝爲臣子。夫獨何心。

至謂選侍雉經。皇八妹投井。於是楊公漣又上移宮始末疏。故有此旨。

御史侯震陽諫客氏再入疏

伏見內閣傳旨。奉聖夫人客氏。久侍朕躬。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還未進用。莫夜至曉。憶泣痛心。安歇不寧。還著時常進內奉侍。以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臣自入都門。無論紳民。皆頌皇上精勤好學。中興令主。獨云奉聖夫人客莫挾阿保功。日在側。恐惑聖德。臣以爲不必有是事也。旋有台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聖旨寬容。不加督責。今月念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臣舉手加額。私喜所期不謬。乃不兩日。突奉今諭。臣且訝且駭。謂此有所矯託。未必出自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謂皇上果迫於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皇上固聰明不世出之主也。乃不忍一保姆已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此理乎。使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非幼。外之有

疑丞輔相內之中宮叶琴瑟之逮。兩宮稟小星之訓。起居飲食。調護聖躬。何有於一保姆。而爲是戀戀乎。且皇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二祖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功。卽位之日。恍以遼警。兵動九邊。餉窮四海。此又天地仁愛之甚。借外憂以動我皇上也。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猶恐不給。乃緣兒女涕泣何爲者。且皇上不念三喪并舉。兩宮繼棄。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竊意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寐難安。栝椹飲泣者。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衆庶聞。甚矣爲聖德累也。昨臣等匍匐送喪。萬姓角崩。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歸焉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匪不舌橋眼張。喪回禮臣周道登語臣云。我主入德勝門。一老嫗長跪道旁。望塵號慟。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先皇保姆。恩施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焉嘆。同此深宮阿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日。何厚與薄。猶天與淵。皇上卽爲客氏一身計。亦須早加抑制。曲示保全。不宜

以寵而益之毒。且皇上始而徘徊眷注。少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不可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忻忻然喜其出而又入也。何以慄慄然憂其故可知矣。載誦諭詞。禁外廷不得煩激。是皇上先有不安者。知諸臣必叩闈力爭。臣喜此心即可爲堯舜。臣若順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充皇上爲堯舜之心。烏用是諫官爲矣。孔子曰。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致因是而并及之。按疏上旨云。屢有旨諭。如何不體朕心。又來瀆奏。侯震陽借事沽名。姑念言官。且不深究。吁天啟之初。政如是。是其所以亡明焉。

熊明遇陳時弊疏

明政之不綱。壞於天啟奸嚙之禍。固矣。然萬歷末葉之叢脞。實種其毒於先。輔臣葉向高乞休疏。已六十餘上。神宗一面慰留。一面宴安如故。茲錄葉熊二疏。見當時泄沓景象。「按滿禍亦發端於萬歷。」熊疏云。臣竊惟春來天

鼓兩震。流星屢殞。地震二十八。天火九。雨菽女妖。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未有周於今日者。乃天譴愈深。而皇上所行皆誣天事。此正舍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連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群虜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枋。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消亡。行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均途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纔搆之口。甚於干戈。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葉向高乞休疏

明季痛史

竊微臣求去之意。誠以受事數年。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復思維。不能安夕。下情未達。生意槁然。即欲扶病入直。而幾務殷煩。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庶官曠矣。職何以脩。計臣問臣曰。邊軍課矣。餉何以措。台臣問臣曰。栢署空矣。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均不能對答。身居此地。當此大任。即臣自忖。亦不能自恕。敢望天子之恕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後言。矧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責之臣一人。而臣實無以副。疑端一開。則猜度滋多。悠悠之譚。何所不至。今同官既已堅臥。按疑指大學士方從哲。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顧影無侶。呼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報主酬知。臣待來世。伏望皇上哀臣憐臣。急賜臣歸。臣即身先朝露。敢忘聖恩。一按疏入得旨。方今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匡濟。烏可愒焉求去。宜即入閣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考當時有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疏二十

九上。未蒙批發。遂於翌日申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坊印送至閣中。向高不敢受。有緝留印飄然去。向高奏聞。并云。近者挂冠逕去甚多。雖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無所逃。但杜門經歲。哀請頻煩。九闈茫然。終無一報。固從來未有之事。進既不可。退又不能。拘係摯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苦。嗣向高又行乞休疏云。臣謹於私寓恭候諭旨數日。至於萬不得已。效尤諸臣之挂冠逕去。是臣之罪。而非臣之得已也。想見明廷頹敗。庶政不理。邊務不知。高居深宮。一任諸臣之呼籲。至輔臣經年不獲面聖。一切要事。只憑內監口傳。國欲不亡得乎。

瓦氏女兵

明石砭女將軍秦良玉。屢立戰功。女界之特出也。嘉靖時倭寇作。有田州瓦氏女兵。甚驍勇。連與倭戰。獲勝。瓦土司岑彭妾也。以婦人將兵。頗嚴紀律。所至秋毫無犯。一按明史張經傳云。嘉靖三十年。倭據柘林川沙。經大會師。爲

搗巢計。田州瓦氏兵先至。欲速戰。經不可。以瓦氏兵隸總兵俞大猷。不言其爲女兵。何也。

王振爲學官改充

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乏功績者。查明確有子嗣。自願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選入十餘人。無特出者。獨振後官太監。正統初。居中擅寵。至張太后崩。權傾中外。也先入犯。振勸上親征。土木之難。英宗北狩。振沒焉。復辟後。上尙旌獎其功。一按內監弄權之元胎。

范陽三烈士附周氏血書跋

天啓五年。逆奄忠賢興鉤黨獄。左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先後被逮。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季滂。皆主定興鹿氏。鹿忠節公善繼之父。正世所稱鹿太公也。與容城孫夏峯。新城張果中二先生。出力營救。時高陽孫文正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三公以書往。孫公得書。具疏請入朝。而陳

機務。忠賢大懼。謂且興晉陽之甲也。夜繞御床泣。乃以嚴旨遏諸涂。尋誣左魏受熊經略廷弼賊。各榜追之。左嘗督學三輔。又治屯田。有惠政。鹿太公及果中夏峯謀設。馭於門。表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投馭者雲集。旬日得金數千。齎入都。而左魏二公已先斃杖下。明年周忠介公又逮。至擬贓五千。三公復爲營脫。得金數百。而忠介亦杖斃。乃均經紀其喪。且按籍還金。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容城定興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人皆爲三公危。而忠賢左右近畿人。夙重孫先生名。無不陰爲之地。以故卒免禍。左魏遺骨籍以歸。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附周氏血書貼黃跋。汪鈍翁跋。周氏血書貼黃。附載碧血錄後。而堯峯文鈔於前跋小有改。易較初作軒朗跋云。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君所書。蓋將爲其父忠介公訟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御。一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訟其父忠介公冤。刺兩指血。寫全疏。既竟。以示同鄉姚文毅公。

摘貼黃中數字。改繕以進。一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叙及諸公跋之詳矣。余獨歎忠介居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事發憤。爲鄉人愛戴。而倪添文煥。李添實。二疏敢於狂噬。幾至東西易位。黑白改色。忠介之名。自與日月相磨。彼毛一鷺與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纔人罔極。交亂四國。古今同轍。爲之一慨。康熙乙卯正月。長洲汪琬敬跋於堯峯之皆山閣。

紀黃太冲先生遺事

餘姚黃梨洲先生。明御史忠端公尊素子也。忠端爲左魏諸君子同志。以劾逆璫死詔獄。莊烈帝即位。先生年十九。袖長錐入都。訟寃。至則逆璫已磔。即具疏請誅曹欽程。李實。會廷鞠許顯純。崔應元。先生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鬚。歸祭忠端神主前。又錐殺牢卒葉杏。顏仲文。蓋忠端畢命於二卒手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實疏辨原奏。非已出。陰致三千金。

賂先生。求勿質。先生發其事。更於對簿時錐之。獄竟。同諸忠子弟設祭獄門。哭聲達禁中。烈皇帝歎曰。忠義孤兒可閔也。周延儒再召。謀反逆案。起馬士英。督鳳陽。爲阮大鍼地。於是南太學諸生。作留都防亂公揭。斥大鍼。陳公子貞慧。沈徵君壽民。吳秀才應箕。沈上舍士桂。共議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居首。璫禍諸家。推先生爲首。餘以次列名。戊寅秋七月事也。壬午先生入都。延儒欲薦爲中書舍人。力辭免。偶游市中。聞鑼聲曰。此非吉聲也。急南下。已而清兵果入犯。甲申大鍼驟起南中案。揭中有名者。得百四十人。將盡殺之。先生與杲并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會南都亡。先生得免歸。時山陰劉忠正公殉節。弟子多從死。先生亦門下。痛不欲生。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師建義旗。先生糾里中子弟從之。號世忠營。馬士英奔方國安營。欲入朝。衆言當即誅之。熊公恐其挾國安爲患也。好言慰之。先生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謂其不當誅耳。熊公謝焉。

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以趨浙西。而日於江上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叢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必不支。何守之爲。聞者皆聽其言。而不能用。嗣孫公以火攻營。卒付先生。與王正中各軍得三千人。乃渡海。陳太僕潛夫以軍同行。議由海道入太湖。招吳中豪桀。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爽。內應。會清兵嚴不得前。而江上已潰。先生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兵尙五百人。先生駐兵杖錫寺。微行出訪監國。戒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盡遵教。山民畏禍。火其寨。部將茅翰江涌死之。先生無所歸。捕檄累下。携弟子入剡中。俄聞監國在海上。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稍異同。禍立至。熊公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於是先生以太夫人故。變名姓回里。旋又副馮侍郎京第。乞師日本。不得。東奔西徙。無寧。居而海師又復。先生無所望。乃反里。奉太夫人授徒老。一按人徒企先生之文學。不知其惓惓故國。種族之感深矣。」

記盧忠烈公死節事

崇禎九年。清兵入墻子嶺。青口山。殺明總督吳阿衡。明廷召宣大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衛。賜象昇尚方劍。督天下援兵。象昇時丁外艱。麻衣艸履誓師。而本兵楊嗣昌。總監官高起潛。主和議。象昇頓足歎曰。余受國恩。恨不得死所。萬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召對。詢方略。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出議不合。嗣昌送之。屏左右。戒勿浪戰。別去。師次昌平。事多爲二人撓。名雖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俄清兵三路來。象昇急由涿州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戰。王樸逕引兵去。象昇提殘卒次三宮野外。畿南父老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一生之計。爲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心。棲皇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來。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若隻臂無援。

立而待死哉。象昇泫然流涕曰。感父老義。雖然。余與賊角。經數百戰。未嘗屺。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冲。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爲也。衆號泣。各攜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爲糧。十二月進師至鉅鹿。起潛擁關。甯兵在雞澤。距駐營五十里。象昇遣楊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水橋。遇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戰。夜將半。霽。築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辰訖。未砲盡。矢窮。奮身鬪。後隊皆進。手格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楊陸凱懼敵之殘其尸也。伏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殉。一軍盡覆。詔驗視其尸。廷麟得之戰場。麻衣白綱巾。一卒遙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民聞之。哭失聲。

記劉之綸死事

劉宜賓。人家務。農銘其坐。曰必爲聖人。里中由是號劉聖人。崇正初。進士與同館金聲。及金客申甫。相莫逆。明年京師戒嚴。聲上書薦劉及申。立召見。劉

言兵了了口辨。上悅。授申總兵。劉兵部侍郎。副尙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詫。語金劉二人曰。天變如此。汝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及冬清兵破遵化。迫都城。都人從城上望之。如雲萬片。馳風須臾過。遂下良鄉。夜殺甫。之綸曰。元日之言驗矣。請行無兵。請京營不許。請關兵不許。請召募得萬人。行抵通州。永平已陷。天大雨雪。之綸奏軍機。七上不報。正月師次薊。時清兵蒙古號十餘萬。駐永平。之綸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牽之。自帥兵八路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艸頂。距遵化八里營。世龍自勉不赴約。清人帥驍騎縱擊之。綸發砲。砲炸軍亂。左右請結營徐退。之綸叱曰。勿多言。吾受國恩。死耳。嚴鼓再戰。流矢四集。之綸解佩印付家人。遂死。尸還。矢飲於顛。不可拔。聲以齒咬之。出以授其家。

書思宗用人

思宗求治太急。自卽位以來。誅總督七人。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怵。誅巡撫十一人。王應豸。耿如杞。李養沖。孫元化。張翼。明陳祖苞。張其平。顏繼祖。邵捷。春馬成名。潘永圖。至宰相。十餘年間。易置者亦近五十人。其中徐光啓。鄭以偉。以清著。李標。成基。命文震孟。林鈺。賀逢聖。均有氣節。持大體。乃在位未久。不得行其志。而上所最信任者。烏程溫體仁。韓城薛國觀。宜興周延儒。武陵楊嗣昌。皆貪鄙小人也。四人中。烏程得幸全。延儒之再出也。僞託東林。頗市聲譽。門生故舊。輦金入都。爲之營謀。太倉張溥。亦與出力。再入相。贖貨愈甚。家中一樓。存珍寶古玩無算。被逮日。急火延燒。兩日夜。火發五色。韓城本已放歸。以貲重纍纍。遲出都。比半途。而逮至。賜自盡。小璫賚詔往。韓城初意不死。日已夕。監刑者至門。猶寤。睡聞詔。使衣絳。爽然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璫開詔。故讀前數句而止。韓城以爲上恩赦之也。叩頭謝。璫又讀其餘。遽失厝。環柱走。璫持之急。乃請曰。上

許我不死璫笑挪揄之韓城食人參多絞食頃體尙溫璫恐其甦無以覆旨也從而盡力之氣絕乃去武陵督師屢敗失大藩二恐上嚴責服毒死平心論之三人之死尙得其死所不然亦如陳演方岳賢魏藻德等降賊受夾矣。

附崇禎朝宰相表

元年戊辰

施鳳來 三月致仕

張瑞圖 三月致仕

李國樞 五月致仕

來宗道 六月致仕

楊景辰 五月致仕上五人均奄黨

周道登 以下四人均帝仿古枚下例用金甌夾名者

李標

錢龍錫

劉鴻訓 十二月罷遣戍

韓爌

二年己巳

爌

道登 正月致仕

標

龍錫 十二月罷

成基命

周延儒

何如寵

錢象坤

孫承宗 十二月出鎮山海

三年庚午

爌 正月致仕

標 三月致仕

基命 九月致仕

延儒

如寵

象坤

溫體仁

吳宗達

四年辛未

延儒

如寵 八月致仕

象坤 六月致仕

體仁

宗達

延儒

體仁

五年壬申

宗達

鄭以偉

徐光啟

六年癸酉

延儒 六月罷

體仁

宗達

以偉 卒

光啟 十月卒

錢士升

王應熊

何吾騶

如寵 七月召辭不赴

七年甲戌

體仁

宗達

應熊

吾騶

士升

八年乙亥

體仁

宗達 五月致仕

應熊 九月罷

吾騶 十一月罷

士升

文震孟 十月閑住

張至發

九年丙子

體仁

士升 四月免

至發

林鈞 六月卒

黃士俊

孔貞運

賀逢聖

十年丁丑

體仁 六月致仕

至發

士俊

逢聖

貞運

劉宇亮

傅冠

薛國觀

十一年戊寅

至發 四月罷

士俊 正月罷

逢聖 正月罷

貞運 六月罷

宇亮 十月出督師

冠 八月罷

國觀

程國祥

十二年巳卯

楊嗣昌 兼掌兵部

方逢年

蔡國用

范復粹

宇亮 二月罷

國觀

國祥 四月致仕

嗣昌

國用

復粹

姚明恭

張四知

魏炤乘

十三年庚辰

國觀 六月致仕遷賜死

國用 六月午

復粹

明恭 五月罷

四知

炤乘

謝陞

陳演

嗣昌 仍督師

十四年辛巳

復粹五月罷

四知

炤乘

陞

演

延儒二月召

逢聖二月召

至發二月召辭不赴

嗣昌三月卒於軍

十五年壬午

延儒

逢聖六月罷

四知六月罷

炤乘三月罷

陞四月罷

演

蔣德璟

黃景昉

吳甦

應熊十一月召明年九月至未任罷

十六年癸未

延儒五月罷賜死

演

德璟

景昉九月致仕

牲五月罷

魏藻德

李建泰

方岳賢

十七年甲申

演死於賊

德璟三月免

藻德死於賊

建泰正月督師尋降賊

岳賢死於賊

范景文殉國

邱瑜死於賊

亡國兆

崇正末京師白晝鬼出見。列律者日所市鈔。入夜盡化紙灰。至以清水一盆安櫃上。將所市鈔投水。重者爲銅。輕者卽化。以之別人鬼相傳。午門守監。夜半見一白衣婦人。年三十許。由北來。迤邐而東。問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以此方人均罹劫內。命來行毒耳。旋瘟疫盛行。東城尤甚。以京城輩轂之下。而鬼魅公然橫行。語雖不經。亦朝皆小人。專權樹黨。納賄酣嬉。其陰霾之氣。有

以兆之乎。「按此與滿清末葉奕劻等行爲絕對相似。然則亡國之兆。惟人所召與。」

論明事之壞

譚綸方逢時王崇古皆卓有弢略。歷掌本兵。著成效者。其所援引如馬芳俞大猷戚繼光李成梁亦富將才。南北倚賴。然諸人所以得展其才。無掣其肘者。以當國爲張江陵耳。方遼事之起。本兵爲黃嘉善王象乾繼之。張鶴鳴繼之。王在晉均冗闕不諳軍情者。故所用經畧一爲楊鎬而撫順鐵嶺失。熊廷弼至。年餘無事。乃無端聽讒以袁應泰代。而遼瀋河東數十城又失。廷弼再出。從破壞不可收拾中。收合餘燼。以戰以守。又以糊塗昏憤之王化貞分其權。而錦州松杏危如卵石矣。朝中賞罰不明。反袒化貞。而逮廷弼。以有功遼事之人。擢傳首九邊之慘。然孫承宗來。擴地二百餘里。滿不敢加兵者四年。能久於其位。猶可挽也。無何又以讒去矣。代之以高第。而北京警矣。至流寇

禍。廬象昇孫傳庭汪喬年傅宗龍。均能獨當一面者。即左寧南驕恣難制。然行間久歷。所部又勁。倘駕馭得宜。亦收指臂之助。乃禍始於楊鶴。成於陳奇瑜。熾於熊文燦。其所以信任文燦。則楊嗣昌也。蓋嗣昌以本兵當國。文燦一味主撫。嗣昌倚之。有以賊情告者。輒嚴斥。及再撫再反。禍遂蔓延。不可收拾。推原禍始。亡明之罪。楊氏父子實爲首魁也。按嗣昌鶴之子。闖入都。問太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誤用賊臣楊嗣昌。楊之罪。百喙莫解矣。

內監之禍

明代內監之禍。始自永樂。當靖難時。內臣多以朝事報燕。成祖以爲忠於已。用之。宣宗特設內書堂。令大學士陳山教小內侍讀書。通文義。勢成積重。故始有王振。終有逆賢。

思宗以親藩入承大統。直逆賢凶餓方張。入宮惴惴。周后在外焚香告天。帝不敢用宮中饌。數日充饑。均由信邸預帶乾糧。卒能不動聲色。手鋤大憝。削

奸黨安宗社。即位之初。天下望治。上亦以撥亂爲已任。乃徧急過甚。奸慝之輩。思然死灰。逆探以迎之。兼邊事急。委任者多債敗。上以廷臣不足恃。復命內監監軍。而軍務瘡不可爲矣。按崇禎四年。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上曰。諸臣果實心任事。朕亦何須此等。賊氛日急。又遣杜勛高起潛。監視各邊。及近畿要害。杜之秩守居庸。自成至宣府。勛降至居庸。之秩亦降。於是賊得長驅。都城閉。勛射書城中。守城監縋入。見上。盛稱自成功德。語諸璫曰。吾輩富貴自在也。」

記劉澤清事

東平伯劉澤清。性反覆。揚州急。史文正公檄劉赴援。劉潛納欵滿營。大治第於淮安。劉好吟咏。日召客府中。飲酒唱和。蓄二猿。以名呼。即至一日。宴故人子。酌酒金甌中。甌可容三升許。呼猿奉酒。踞送客。猿猙獰。客戰栗。不敢取飲。劉笑曰。君怖耶。令取囚。撲死階下。剗其腦。及心肝下酒。付猿奉飲。形色自若。

其凶殘多類此。後滿廷即以其反覆誅之。

記史文正公死國事

揚州將陷。公爲書辭母。呼部將史德威訣曰。我无子。汝爲我子。以奉吾母。我不負國。汝勿負我。我死當葬我高皇帝側。不能。梅花嶺可也。即擐甲登陴。忽報黃蜚兵到。開門迎入。則反戈相向。始知爲清兵所給。公自刎。門下莊子固許謹共抱持之。亂兵擁下城。公呼曰。我史督師也。衆執赴城上。清酋多鐸勸之降。公厲聲曰。吾志已決。城亡與亡。乃就義。又一說云。公如姚平仲故事。跨白騾去。又云。縋城下。自沈於江。又云。城破執至清營。三日。不屈被害。後得德威口述。而後知公之授義。卽在城破之日。「按公母尹太夫人夢文天祥入舍。實生公。當時從公死者。揚州知府任民育。兩淮運使楊振熙。同知曲從直。江都知縣周志畏。知縣羅伏龍。吳道正。縣丞王志端。副將汪思誠。又遵義知府何剛。」

記流寇混號

呂氏春秋簡選編。夏桀號移大犧。謂力大能推牛倒也。此混號之始。然驩兜號渾敦。共工號窮奇。鯀號檣杓。三凶號饕餮。古已有之。宅如京城太叔。鬥穀於菟。封豕長蛇。均明著經傳。固不獨殷紂爲獨夫。周靈爲髡王。百里爲五段大夫也。明末流寇。如羅汝才號混世王。曹操惠天相號過天星。劉國能號闖塌天。高迎祥號小闖王。李萬慶號射塌天。李錦號一隻虎。馬進忠號混十萬。王輔臣號馬鴿子。劉哲號蝎子。高傑號反山鶴。王光恩號小秦王。張光壁號黑煞神。楊光甫號一連應。賀一龍號革左眼。孟長庚號點燈子。賀宗漢號活地神。高加討號顯道神。劉浩然號鄉裡人。劉洪啟號一把沙。吳梅村綏寇紀略。王橫雲明史稿。亦不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動不沾泥等形之紀傳。不將以正史下同於水滸小說乎。不知東漢末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於氏根。張白騎。劉石老。髡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

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睦固、苦蠮之徒。大者二三萬人，小者七八千人。隋盜王簿號知世郎，王須拔號漫天王，魏刁兒號歷山飛，宋盜透手滑、武鬚、一窩峰、元盜芝蔴、活佛、戕命官、明荆襄盜劉千斤、李鬚子。正史中均彰彰記載也。

記黃靖南死事

鎮江陷。南都各門閉。太監韓贊、周勸、福王死守。不從。夜五鼓，召梨園子弟，酣飲畢，開通濟門出，奔蕪湖。就黃得功營，得功方收兵，驀見王入，大駭失色。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誤陛下也。无已，願効死。王將幸杭州，得功斷後，未行。降將劉良佐追至，得功時傷臂，以帛絡佩刀，坐小舟督戰。良佐大呼岸上招之，得功裂眦罵曰：「汝其降乎？降將張天祿從後射之中喉，得功知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豈爲不義屈不濟命也。』拔箭刺喉死。妻自刎從。

焉。

書高興平事

興平伯高傑。奇男子也。爲闖將。驍勇。號反山鷲。自成妻邢氏。貌美。趨武多知。掌軍資。每支糧仗。傑輒過邢。分合符驗。邢偉其貌。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帳。遂與之通。懼事泄。挈邢降於賀人龍。福王立。進興平伯。四鎮中惟傑忠勇。有志復漢。受史督師節制。旋以經略中原。誓期出師。叛賊睢州總兵許定國。已通欵於清。欲殺傑邀功。極意歡迎。傑坦直。不之疑。遽與結兄弟。輕騎入城。就定國飲。夜半伏起。衆寡不敵。殲焉。高營將士四出奔竄。邢氏感史公知已。撫餘衆聽命。自是大局益復不支。淮徐以北。滿虜如入無人境。不特中原淪陷。即金陵偏安。卒至不保。許賊之肉。其足食乎。

福祿酒

河南陷。明福王遇害。王體肥。重三百觔。賊葢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

邊大受發冢

闖賊李自成。有祖墓。去米脂縣二百餘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冢。中一冢。爲賊始祖。相傳穴爲仙人所定。有鐵燈檠。醮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邊大受者。健令也。如其言。跡之。山逕險仄。林木晦黑。纍纍十六墳。中一墳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熒營。斲其棺。骨青黑。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吞咋六七反。仍伏。陝撫汪喬年。函骨并蛇臘之。自成爲之嚙指恨。旣聞喬年出關。憤踊曰。此發我祖冢也。圖之弗失。襄城破。喬年死焉。大受爲賊得。伺隙逃。有虎口餘生記。

三堵墻 打亮 放逆

馬隊爲行軍最制勝。故外國視馬極重。豢之亦極工。相傳闖賊剖人腹爲馬槽。馬以此鋸牙。見人即噬。如虎豹。冬則掠茵褥藉其蹄。曰恐惡寒也。直崇岡絕坂。馬騰而直上。過河。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蹄所壅。

關水爲不行。臨陳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反顧。後即殺之。城破屠殺。束諸尸爲燎。謂之打亮。城堅者用火攻。法實藥甕中。火然藥發。名曰放迸。

記雁門尙書死事

孫傳庭之死。傳聞不一。吳梅邨雁門尙書行序云。獨身橫刀。衝賊陳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尸。明史本傳謂躍馬大呼。沒於陳。尸竟不可得。傳信錄則云。潼關陷。傳庭從間道入西安。西安陷。傳庭舊留西安喇嘛僧二百餘。即日擁之西去。按公自柿園敗歸陝。造火車。募壯士。將俟賊饑擊之。朝議謂玩寇糜餉。不得已出關。郟縣之戰。禽僞將軍謝君友。砍自成纛。幾獲之。會大雨糧竭。急分軍迎糧。賊乘之。鬪稍却。賊鐵騎四面蹂之。步賊手白搭遮擊。中者首與兜鍪俱碎。遂大敗。自成空壁追。一日夜奔四百里。死四萬餘人。傳庭由垣曲走河北。急趨潼關。氣沮不復振。賊陷閿鄉。獲督師大纛。以纛紿守關者。乘間突入關。高傑奔延安。白廣恩奔固原。傳庭與監軍喬元柱戰沒。則公之死。

於陳無疑。從死者尙有商雒道黃世清。渭南縣楊暄。不知傳信錄何所見而云然乎。一按傳庭本以軍新集。不利速戰。而朝中趣戰急。不得已出師致敗。西安破。夫人張氏率二女三妾。沈於井。八歲兒世寧。一老翁收養之。會長子世瑞入秦。得夫人尸井中。與世寧扶歸。

記賀逢聖死節事

崇正十四年。獻賊犯漢陽。武昌大震。楚王有積金三百萬。三司請貸。不許。在籍大學士賀逢聖入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裹交椅一。曰。此可佐軍宅無有。逢聖哭而出。俄楚府兵開門納賊。逢聖衣冠北向再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逢聖以巨舟載家屬。出滋陽湖。中流繫沈之。全家溺死。啓禎野乘云。公冠履蟒衣。詣楚府。將奉王同死。而府已爲獻忠所據。乃見執。曰。我欲親見賊。罵之而死。衆不令見。遂北向五叩頭投水死。夫人危氏。子觀明皆死。合門死者二十餘人。又北略附記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曰。

汝何不殺我。免殺百姓。賊義之。送獻忠老營。公言如前。獻忠曰。依汝言。全了。它尸罷。蓋欲驅民入江也。

朝班亂

文臣寓西城。而朝班在東。武臣寓東城。而班在西。是日明帝視朝早。立班者。只錦衣衛一人。令鳴鐘不歇。門勿閉。久之。仍無至者。乃諭謁太廟。呼駕輿。則馬不一備。驅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司禮以外馬不馴止之。乃諭受朝。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不敢過中門。文官入武班。蹲而入東班。武官亦由文班。蹲而入西班。無何視朝。得僞封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舉朝失色。賊自入中原。破秦晉。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爲大賈。列肆都門。或充各署掾吏。刺陰事。都中所遣探賊。厚賄結之。無一還者。每日各城入者。皆賊所遣。日千餘。守門者但見入多出。少而諸臣尙宴會如平時。聞正陽門外梨園。自成入彰義門。始踉蹌散。

記明臣捐資助餉事

賊氛日迫。思宗令查內庫。只七萬金。下令勸戚大璫助餉。遣太監徐高宣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曰。老皇親如此。大事去矣。多金何爲。奎不得已捐萬金。明帝少之。奎求助於后。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之。輸三千金。太監王之心最富。輸萬金。諸內官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雜出雕鏤古玩售于市。魏藻德輸五百。陳演極言清苦。以從未向吏部討一缺爲詞。先後百官所捐二十餘萬。惟太康伯張國紀捐二萬。迨賊迫城。有厚載門小民捐三百兩。又一老人罄所積四百金。痛哭輸戶部。優人王四亦捐四百金。後賊拷掠諸臣。周奎銀五十二萬。珍寶數十萬。王之心十五萬。陳演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八千兩。珠寶盈斛。魏藻德納金銀萬計。劉宗敏詰以首輔致亂。藻德言先帝無道。宗敏批其頰。呼左右夾之。藻德顧賊將。願以女爲箕帚。賊鄙而蹴之。愈加榜掠。夾至腦裂而斃。又逮其子訊之。按野史載京師

戒嚴。帝不發內帑。守兵人給錢二十。令妓家出銀五錢。崇禎遺聞云。熹宗七年。帑藏告竭。將累朝銀甕銀盃尊鼎。輸銀作局傾消。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甲申春。廷臣請動內帑。承運庫天財庫外東庫皆空。惟東裕庫尙存珍寶。綏寇記略補遺。謂祖宗藏鏹累萬。逆奄大去其籍。守者懼罪。相戒不聞。皆魏瑞與客氏偷空。及闖搜宮金止十七萬。銀止十三萬。甚失所望。夾官之令。由是酷矣。據此則明臣之多存厚亡。亦天道也。今之奕劻瑞徵那桐。抑何幸乎。按當時賊將劉宗敏下令。勒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萬。給諫御史吏兵二部。五萬至一萬。部屬數千。助賊無定數。

明大內鐵篋圖

大內鐵篋。語近荒謬。然諸書皆有之。綏寇記畧云。崇禎十年。上過宮中秘殿。老奄以先朝所封。戒勿啓。上命開。得古畫數幀。北略云。大內密室。有誠意伯留秘記。相戒非大變勿動。癸未秋。滿清兵圍城。上欲啓視。室中惟一櫃。發之。

得會圖三軸。一會文武官被髮亂走。上問內官答曰。恐官多法亂。二會兵將倒戈。窮民奔逃。內官又曰。想軍背叛也。至三軸中。酷肖聖容。穿白背身。右足跣。左足有襪。被髮中縣。內官密言於國丈。長洲陳濟生。假館嘉定府。聞之。烈皇小識。記亦略同。且云小紅箱所貯。箱面預書崇禎某年某月某日開。

書寧武周總兵死事

自成迫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會火藥盡。或言賊勢大。可欸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勝之一軍爲忠義。不勝。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關奮擊。殺數千。賊退二十里。持半月。援不至。賊來愈衆。引兵復進。城遂陷。遇吉徒步跳濫。手格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不絕。賊縛之高竿上。叢射之。夫人劉氏亦驍勇多能。率婦女登屋射。賊縱火焚之。盡死。賊告人曰。周總兵真好漢。再有此一鎮。吾屬安得到此。蓋京師破後言也。

文武官降賊之無恥

賊初入時。明臣恐冠裳賈禍。悉毀進賢冠。至是賊命本等入朝。倉卒覓冠梨園中。大學士陳演將表勸進。近午。太監王德化由中左門出。遇兵部尙書張縉彥。詈曰。明朝江山。全是汝與魏閣老壞了事。呼人批其頰。縉彥垂涕而已。諸臣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宋獻策至。數人跪問新天子出朝否。宋詈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尙不耐耶。日晡。自成出坐。諸僞官分東西坐。執舊縉紳唱名。至周鍾。顧君恩下揖云。主上求賢若渴。當破格用。語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爲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見危授命題。方諸臣之勸進也。自成遜謝曰。伊周豈不能爲湯武。其不爲湯武者。伊周之所以傳也。宋學顯曰。看書到此。豈非天授。賊中深慕鍾名。呼爲周先生。勸進表出其手。逢人便誇牛老師。表中文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龔鼎孳向人曰。此語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吳縣項煜以門生黎志陞薦。即昌言於衆。

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餘如華亭楊汝成。番禺梁兆陽。溧陽陳名夏。保山龔鼎孳。會稽王自超。均無恥之尤者。

吳三桂絕父書

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待罪戎行。日夜厲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以爲力圖報復。且李賊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京營。勢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至一二日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宴駕。不勝眦裂。吾父素負大義。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痛。仗甲復仇。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父旣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按三桂本受賊降。置家國於不顧。嗣聞愛妾被虜。留戀私情。憤興義旅。又不能自行討賊。轉引滿洲入關。前狼未退。而後虎已先入矣。後桂王入緬。尙爾窮追。必

毀巢取子而後止。然亦卒喪於滿清。亂臣賊子。殆天奪之鑒與。」

史公手書

清大學士卓秉湑家藏史公與某手札云。學安七弟復書。書來具見盛意。法
寧不知彼人之保法守揚。欲自收其權。然揚州大任。使彼人居之。保無它慮
乎。法之不辭。正所以無愧於先帝也。以心矢之。苟有一息。敢不勉圖。此意惟
老弟知之。所云澤字。謹已留意。此人之無能。法亦深悉。此時聊借其兵力。果
有日收復。可緩抑之。近日消息益不佳。獨木支大廈。苟危。法死有餘恨。書至
此。淚落如綆矣。餘復并叩佳祉不專。

點將錄

遣愁集云。王紹徽者。忠賢乾兒也。官吏部尙書。事必稟命忠賢。時號王媳婦。
嘗造點將錄。傾東林。忠賢見之。歎曰。王尙書。媚如閨人。筆挾風霜。乃爾。真
吾家珍也。錄云。開山元帥托塔天王李三才。天魁星呼保義。葉向高。天罡星。

玉麒麟趙南星。天機星智多星繆昌期。天間星入雲龍高攀龍。地魁星神機軍師顧大章。天富星撲天鵬賀煥。地狗星金毛犬黃正賓。天殺星黑旋風魏大中。地飛星八臂哪吒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房可壯。天勇星大刀手楊漣。天兇星豹子頭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周朝瑞。南畧載。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鄮。霹靂火惠世揚。鼓上阜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一時尚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天鑒錄諸種。而御史盧承欽。又有副元帥先鋒敢死軍。土木魔神等目。一按紹徽明尚書用賓從孫。拜忠賢門。長六卿。旋爲奄黨孫杰排去。落職。以周應秋代。周善烹飪。每魏良卿過。進豚蹄留飲。博良卿歡。時號煨蹄尙書。忠賢門下。有五虎五彪十狗之稱。王爲五彪。周則十狗之首。

也。

錢謙益穢史

虞山之有才無行。不直一哂。南京淪陷。錢及王鐸。冒雨蹕道旁。迎降滿酋。多鐸。且爲滿作勸降文。歌功頌德。不堪卒讀。當思宗末。錢以科場通關節事發。溫體仁擬旨逮問。而錢嘗爲太監王安作碑文事。急求救於司禮曹化淳。得削籍歸。在吳中。與名妓柳如是冠帶合巹。雲間士大夫大譁。滿船載瓦礫歸。崇禎帝凶問至。錢與柳冠雉羽。佩刀。戎服跨馬。入國門。如梨園所演明妃出塞狀。觀者大鄙。馬阮用事。錢宴大鍼。命柳出侑酒。大鍼贈珠冠一。錢引柳移坐近之。王義士淒。柳枝詞云。才人末路腸偏熱。倩女歡場酒最腥。博得金珠冠一頂。佃夫坐上醉初醒。

武愨僕

愨受僞職。索吉服。僕大痛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何時。不哭臨。而吉

服迎賊乎。懷叱之去。僕曰。李賊不久當滅。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罹禍也。絕粒死。

明宮韻事

故事宮中有大變。則夜半鳴鐘。一夕鐘鳴。外廷大駭。少頃內侍出。則索鬼面頭子。演戲用。醫者鄭三山以合媚藥。幸雀腦蟾酥。市中一夕踊貴。乞兒手一蟲。貼黃書上用。人不敢犯。興甯宮落成。楹帖一聯。大獲獎美。或進內觀之。則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旁注大學士王鐸奉勅書。華亭單恂金陵記事詩云。苑城春閉綠楊絲。江介軍書醉不知。清曉內璫催尙藥。官蝦蟆進小黃旗。

擯子

王之綱者。左良玉部將也。殘忍好以人爲糧。裸而縣之。灌沸湯以蕩其肺腑。而後烹之。百姓聞其名。皆奪魄。號爲擯子。楚紳祝士英。劉宗祥均爲所食。

按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擯子其人妖類乎。置之人道世界。將付之濁流矣。書於史冊。見亡國之多怪象也。

狗皮道人

馮景記明亡九道人事。有狗皮道人者。被狗皮。乞食成都市。作吠狗聲。獻忠入。道人突至馬前。作犬吠聲。賊射之。中其首不入。賊稱僞號。集百官。道人忽被狗皮來。列班行。犬吠不止。賊縛之。道人愈犬吠。俄而盈廷如數千犬吠。城中犬從而和之。獻忠大呼。衆不聞。爲犬聲亂也。懼而退。道人亦不知何往。又有銅袍道人者。聯銅片服之。飲於市。烏烏大痛。後入終南山。

馬阮聯語

諸書記馬阮語甚多。有署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蹤。榜兵部門曰。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犬直入中原。又詩曰。金刀莫試割。長弓早上絃。求田方得祿。買馬卽爲官。又

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之語。南京將陷。有書長安門者曰。福人沈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記揚州殉節諸賢

文臣衛允文。張伯鯨。吳爾壘等十二人。史公幕客盧涓。歸昭等十九人。武臣劉肇基。乙邦才等十三人。士民死者。尸凡八十餘萬。諸生高孝纘。書衣衿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自經學宮死。義勇張有德。醫士陳天拔。畫工陸榆。市民馮應昌。舟子劉姓。皆死。又可法僕人史書。從可法死焉。「按田橫守義。五百同歸。萇叔呼冤。千年化碧。披揚州十日之記。過邗溝廿四之橋。魂兮歸來。呼之欲出矣。」

史八夫人

夫人姓李氏。可法弟可則妻也。可則早卒。李氏與可法母妻居金陵。有浙人厲韶伯者。嘗入可法幕。軀貌相似。乃冒可法名。集衆數百。破巢縣。無爲州擒

訊之。召可法母妻暨李氏誌認。始吐實。李有國色。公堂爲衆所窺。有聶三者。將媚少宰某。強委禽焉。拒之不可。須臾一婢奉黑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爲。聶視之。則血淋漓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聶大駭去。

十八羅漢 五十三參 七十二菩薩

阮大鍼所作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和者爲蠅蚋也。比僧大悲獄興。與張振孫謀。更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十八羅漢者。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吳甡。張慎言。徐石麒。鄭三俊。黃道周。解學龍。呂大器。練國事。路振飛。袁繼咸。易應昌。徐汧。金光辰。郭維經。侯峒曾也。五十三參可數者。許譽卿。詹兆恒。姚思孝。華允誠。葉廷秀。章正宸。王重陳。子龍。熊汝霖。成勇也。七十二菩薩。則王志道。劉同升。趙士春。金聲熊。開元。張采。馬嘉植。張有譽。沈宸荃。喬可聘。劉宗周。黃端伯。祁彪佳。張國維。何剛。錢枬也。大鍼欲一網打盡。錄而潛納僧袖中。將窮治之。馬士英謂不可遂止。

凌御史

監察御史凌駟。巡按河南。清兵南渡。守者開歸德北門降。清酋多鐸下令。須生致凌御史。否且屠。駟單騎見多鐸。多鐸曰。御史私渡河。抗大軍何也。曰。以大明官歸大明。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少。不堪一戰。何云抗。長揖不拜。清酋手賜之酒。曰。天性不飲也。乃取學道蔡鳳等塔前斬之。顧駟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不屈。中夜謂從子潤生曰。吾忍死守此土。爲江南屏障。今已矣。遺清酋書曰。願貴國無負初心。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之伍相國也。與潤生同縊死。

記南京殉節諸賢

文臣則尙書高倬。何應瑞。張捷。五品以下。則郎中劉成治。題壁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死。主事黃端伯。清酋係之。去。不屈。臨刑絕命詩曰。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卒左刃之。手顫棄刀走。端伯厲聲曰。

吾心不死。頭不可斷。盍刺吾心如之而絕。武臣則叅將杜學伸死天甯寺。諸生則六合馬純仁。聞薙髮令。題橋柱曰。與死乃心。甯死厥身。一時迂事。千古完人。沈河死。布衣則如臬許德溥。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不屈死。又常州賣扇歐姓者。投池死。文城壩賣柴者。躍河死。畜鴉鳥薛叟。以薙髮自經死。元妙觀賣麪夫婦對經死。最奇者。則投秦淮河之小璫。題詩百川橋之乞兒也。詩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馮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人面瘡

叛將田雄。負福王出降。王嚙其背。成人面瘡。逾年。以瘡死。

記蘇州死節諸賢

南都亡。詹事徐汧。作書戒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死迫矣。出居村舍。蘇州不守。自縊。僕救之甦。友人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也。何家

之有。投虎邱新塘橋死。中書舍人文震亨。以善琴供奉。薙髮令下。投河死。諸生顧所受。賦詩曰。身是明朝老布衣。眼前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墻地。免使忠魂棄濁渠。自縊學宮死。又有殷獻臣者。亦諸生。見家人薙髮。號痛死。

記杭州死節諸賢

清曾博洛。至杭州。明璐王降。大學士高宏圖。在紹興日。惟一餐祈死。當蕪湖敗。都御史劉宗周與熊汝霖。將發羅木營兵。奉璐王拒守。宏圖歎曰。天之喪明。若穡夫。徒苦江東父老何益。吾籌之熟矣。託其子於門客譚遷。逃會稽竹園寺。絕粒死。宗周知不可爲。痛哭曰。此吾正命時也。門人張應煜曰。此降城也。非先生死所。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身在田間。留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世豈有逃生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躍水。不死。勺水不入。十三日死。巡撫祁彪佳。投雲門山梅花閣淺水死。同時諸生殉難者。海

寧視淵。會稽王毓著皆宗周弟子也。淵投繯死。毓著爲人跌宕不羈。宗周之絕粒也。毓著上書願先生早自裁。勿爲王炎午所弔。友人以陶淵明勸之。曰。是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早死爲幸。召故交張飲。酒酣投橋死。布衣則山陰潘集。周子年集聞毓著死。爲文祭之。袖二石沈橋死。子年聞薤髮令。仰天歎曰。余尙可以生乎。入海死。

記嘉興死節諸賢

諸生鄭宗彝。與弟宗琦。起兵嘉興。俱戰死。在籍吏部尙書徐石麒。方出城召募。城垂陷。呼城下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俱。縋之上。僕徐成欲先登。僕徐錦止之曰。君老矣。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耶。俱入。從石麒死。初石麒致仕歸。築堂榜曰可經。人莫解。至是死。是堂始知其素志。同時死者。守備項嘉謨。及二子一妾。投天星河死。諸生張翊。正衣巾。罵不絕死。又副將張起芬。起兵復餘杭。戰敗。執至杭。不屈。清人懸之樹間。射殺之。平生不讀書。臨刑有句。

云。頭能過鐵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鄭成功八股文

鄭成功讀書不治章句。其作洒掃應對進退題。文中有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語塾師大奇之。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據此則成功少年氣宇。即已不凡。宜其後與滿清抗也。

僧丹竹

僧丹竹者。安仁人也。羅川王所招三十六將之一。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王得仁。丹竹步行逐之。刃及得仁馬。幾獲。後金聲桓聞其病。遣九騎往縛之。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隘口。而單身入酒肆。金兵問譏丹竹乎。遽應曰。我是也。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俘其二。再前再遇。俘其三。得歸。僅二騎耳。廣信陷。丹竹以木椿置水中。而持長槍火箭迫之。聲桓兵乘舟遁。丹

竹盡所獲而反。後率壯士邀擊清兵。馬蹶被害。

記松江死節諸賢

初提督吳志葵。總兵黃蜚。共結水寨於泖湖。與松江相犄角。清兵以輕舟截春申浦。乘風縱火。二將舟重。轉運不能。水師多死。在籍侍郎沈猶龍。議拒守。已有假蜚兵號者。沈開門納之。有紅巾抹首隨入。俄巾脫。皆髮辮也。衆驚呼曰。城破矣。守者潰。猶龍中流矢死。李待問亦死於織染局。章簡守南門。不屈死。同時殉難者。教諭陸明永。縊明倫堂死。郡人尙寶丞徐念祖。及妻張氏。妾陸氏。李氏。俱投繯死。衣工陸厚元。積薪於門。語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乃舉火。與妻子俱焚死。

記把總吳之蕃死節事

叛將李成棟入吳淞。武舉馮嘉猷以遠近地理圖上。成棟以之署總鎮。把總吳之蕃。以父斗南死流賊難。自謂忠孝之門。聞部下降。怒曰。奴輩降何易也。

俟大明兵到。定鑿汝筋。抽汝骨也。於是月起兵。嘉猷謂老營兵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不利。汝我首碎矣。遣人焚之。蕃舟之蕃衆多烏合。遂潰。殺數十人。不能定。哭曰。我父子并死。王事分也。所恨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不瞑矣。挺槍欲鬪。居民汪三誘同行。乘間擒之。嘉猷陳鼓吹羊酒犒師。縛之。蕃罵曰。汝吳淞牧兒。何敢作此事。之蕃笑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尙敢以面目向人乎。遂遇害。

記兩典史死守事

閻應元者。北通州人。崇正中。爲江陰典史。雉髮令下。諸生許用德。昌言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薙。衆曰。然則城守乎。乃設高皇帝象。推新典史陳明。遇爲主。明遇自以爲才不如應元。讓之。時滿兵南下。若破竹。至江陰。多殺傷。於是兵十萬逼城下。圍十重。守八十一日。叛將李成棟更增兵。遣降將吳志葵。黃蜚城下說降。應元罵曰。敗軍之將。不速死。喋喋何爲。會中秋。給軍民月錢。

分曹携具痛飲。用德製樂府五更曲。使善謳者曼聲歌之。聲淒婉。北兵聞之皆泣下。既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是日大雨如注。突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遂陷。應元被執。劉良佐與有舊。持之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爲。見清酋不跪。一卒槍刺之。脛折。踏地送入棲霞禪院。夜半。僧聞大聲呼。斫我者。再已而寂然。明遇搏戰被殺。用德盡室焚死。訓導馮厚敦。主事沈鼎科。中書舍人戚勳。舉人夏維新。諸生呂九韶。王華均。死。城中軍民五十萬。無一降者。屍骨枕藉。街巷池內均滿。薰臭不可近。有女子題詩城上曰。寄語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一按桂王聞江陰事。泣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人。雖三尺童子。當加敬也。

記贛州死國諸賢

南都破。江西郡縣望風下。惟贛州爲明侍郎萬元吉守。獨存。侍郎楊廷麟。集紳士明倫堂。勸輸餉。乘間復吉安臨江。又招峒蠻張安等四營。號龍武新軍。

聞唐王在汀。自往迎。留元吉守吉安。俄吉安又陷。援師悉潰。而汀州變。至贛圍已半年。聞之。人心皆懈。清兵攻愈力。城隨陷。廷麟督戰久之。力不支。走西城投水死。部將擁元吉出。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合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赴水死。同殉者尙書郭維經。給事中楊文薦。御史姚奇允。主事周瑚。龔棻。林琦。王其畝。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編脩萬發祥。中書舍人袁從鶚。劉孟鎬。劉應試。通判王明汲。郭寧登。推官吳國球。胡纘。知縣林逢春。參將陳烈。皆死。鄉官盧觀象。盡驅大小男婦入水。乃自沈死。舉人劉日經。同母妻弟子姪同日死。

記南昌廣信死國諸賢

王養正。泗州人。江西分巡道。與布政使夏萬亨。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閱數日。客兵內應。城破皆死。有建昌諸生鄧思銘者。集數十人爲庠兵。朔望習射。學技擊。報國仇。有司笑曰。庠可兵耶。思銘憂死。

同知李時興高飛聲均閩人。縊官舍死。給事中陳泰來與萬元吉同守贛。進攻撫州敗死。侍郎詹兆恒佐大學士黃道周守廣信。奔玉山。聚衆數千自保。進攻浙之開化。兵敗沒於陳。給事中胡夢泰鉛山人。奉使回里。清兵迫城下。胡傾家募士。與巡撫周定仍守城。圍數月。城破夫婦俱縊死。進士萬文英胡奇偉胡甲桂舉人畢貞士均死。一按南昌再陷。大學士姜曰廣投水死。尙書揭重熙執至建寧。日祈死。就刑。昂首受刃。侍郎傅鼎銓繫獄。諭降。不屈亦死。

記臨川死國諸賢

清兵由吉安長驅入萬安。巡撫曠昭被執。不屈死。知縣梁于浚。係南昌獄。凡五十三日。金聲桓欲官之。客有來賀者。于浚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弔。官我者可弔而不可賀。死者形立。官者神滅。吾豈以神易形哉。作絕命詞投繯死。主事曾亨應起兵臨川。與其子筠俱被執。王得仁釋其縛。揖曰。公義士也。時不可爲。盍隨世以取功名乎。亨應不答。顧筠曰。勉之。一日千秋。勿自負。筠曰。

諾先受刑死。搗亨應數十。詢之如前。懸樹間射之。終不屈死。家族罹刃者二十餘人。部下駢死三百人。村里爲墟。

書中湘王何騰蛟死國事

騰蛟聞唐壬死。大痛。厲兵保竟。如平時。已聞永明王立。乃稍自安。初騰蛟議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而所招兵將。均張李餘黨。到處大掠。會清兵逼全州。騰蛟督五將合禦。退之。遂取全州。又遣曹志建。盧鼎。新焦。璉。趙印。選等。攻永州。圍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克之。未幾。御史余鯤。主事李甲。春復。寶慶。馬進忠。復常德。騰蛟議進兵長沙。會督師堵允錫。惡進忠。招忠貞營李赤心軍。由川至。令進忠以常德讓之。進忠大怒。盡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宅守將皆潰。騰蛟時駐衡州。大駭。急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尾之行。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

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滿兵偵知。遣將徐勇突引軍至。勇舊隸騰蛟部下。率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張目叱之。勇遂擁之去。絕食七日。清人殺之。

記三湘死國諸賢

章曠松江人。初爲沔陽知州。騰蛟薦爲監軍。李自成死。其下劉體仁、袁宗第、郝搖旗、王進才、六大部各擁兵數萬。曠與騰蛟議。盡撫其衆。軍容大壯。左良玉部馬進忠、王允成亦無所歸。曠入其營。與進忠握手。指水誓。進忠亦從之。清兵自逼湖南。諸將均畏怯。曠獨力拒。三湘恃無恐。旋憂憤卒。傅作霖、武陵人。官尙書。從桂王武岡。時劉承允擅權。作霖與有舊。多規正。及清兵迫武岡。承允議迎降。作霖勃然責之。承允不從。清兵入。作霖冠帶坐堂上。承允力勸之降。不屈。被害。妾鄭氏有殊色。清兵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武昌諸生蕭曠爲承允坐營參將。城破亦死。大學士吳炳、宜興人。亦從王至武岡。王倉卒奔靖州。炳扈太子三宮走城步。未至。而城已爲清兵所據。被執。送衡州。不食十

餘日復自經於湘山寺。主事侯偉時從死。

書吳越義師

蘇松淪陷。吳越各處義旗蠡起。最盛者。吳縣諸生陸世鑰。沈自炳。起兵太湖。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長白蕩。中書盧象觀。起兵江寧。貢生黃毓祺。生員徐趨。起兵行塘。生員顧杲。起兵無錫。侍郎沈猶龍。給事中陳子龍。起兵松江。總兵王佐才。參將陳宏勳。知縣楊永言。舉人周寶瑜。陳大任。諸生吳其沆。歸莊。顧炎武。起兵崑山。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起兵嘉定。御史金聲。諸生江天一。起兵績溪。員外郎錢肅樂。起兵寧波。諸生鄭遵謙。起兵紹興。僉事孫嘉績。給事中熊汝霖。起兵餘姚。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皆旋起旋仆。其足以稱雄海上。爲東南聲望者。則張煌言。鄭成功。二軍也。

記皖省死節諸賢

金聲之起師也。拜表閩中。與江天一協力拒守。降將張天祿。以少騎牽制天

一於績溪已從間道入新嶺。徽故御史黃澍詐稱來援。聲見其著故衣冠。且未薙髮也。信之。城遂破。聲被擒。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殺我。勿殘民。揮天一去。曰。君有老母。不可死。天一日。吾與公舉事。義不使君獨死也。呼曰。我參軍江天一也。并執至南京。聲語洪承疇曰。亨九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敵乎。天一復朗誦莊烈帝祭文。承疇曰。咄此老火性未除。臨刑。又遣人與聲耳語。天一呼曰。先生千秋在一刻也。聲擦鬚迎面飲刃死。黃澍又將徽州降。推官溫璜殺妻子自刎。清兵至池州。吳應箕匿祁門。被獲不屈。臨刑。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

江甯之獄

降將吳勝兆。謀以松江復歸明。遣人約舟山黃斌卿。斌卿猶豫。侍郎沈廷揚定西伯張名振。監軍張煌言。爭勸之。乃於是月以海師會崇明。合力取南都。

會食盡。違約登岸。清兵迎擊。呼薙髮者不死。海師遂潰。勝兆被執。送江寧。洪承疇窮治其獄。詞連陳子龍。楊廷樞。子龍亡崑山。顧咸正家。當事踪至。遂獲。鎖舟中。子龍乘間躍水死。廷樞吳縣諸生。顏佩章五人之難。廷樞實倡之。國變後。隱鄧尉山。以門人戴之。褐株連被逮。慨然曰。余幼慕文信國爲人。今日之事。素志也。舟中書血衣並詩。遺其子。會鞫泗州寺。大帥重其名。欲生之。命薙頭。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頭事大。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刑者急揮刀。首墮地。復曰。死爲大明鬼。同時被禍者。推官顧咸正。以匿子龍被逮。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答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乃父子同見殺。夏之旭。允彝兄也。縊文廟死。夏完淳。允彝子也。年甫十八。亦下獄死。侯岐曾。嗣曾弟。徐爾毅。石麒麟。子。與周長吉等數十人均死。名振煌言。雜降卒中逸去。廷揚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吾當一死以報國。然死此無名。呼遊騎曰。吾都御史也。可解吾南京。洪承疇與有舊。使說之。廷揚曰。誰使來。曰。洪經略曰。

經略死松山難久矣。安得尙有其人乎。與部下十二人同日被刑。親兵六百。人斬於蘇之婁門。無一降者。

附錄楊廷樞血書。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直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之建。爲日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椒。忽陷罹於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稔矣。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孤累朝所受之恩。

附錄夏之旭遺令。余自舍弟殉節。即欲同死。彼以孤寡見託。未忍也。然不入城市者。兩年於茲矣。今者吳鎮效忠。一時趨附。幾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餘黨。坐以叛名。嗟呼清朝之所謂叛。故國之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余幼讀聖賢書。今死聖賢地。夫亦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法也。詩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膺思報。穰穰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綬。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霽天顏。歲寒之義。至死勿遷。仲也懷沙。身無貶屈。惜哉臥子。何不早決。故

君曰逝。故友云亡。吾將安歸。敬附首陽。從容自引。魯璧踰。遐哉尼父。余敢對揚。

附錄夏完淳詩。遺母曰。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遺婦曰。憶昔結縵日。正當環甲時。門楣齊閼闕。花燭夾旌旗。問寢譚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陳子壯妾

李成棟之復歸明也。多謂與佟養甲爭權。不知實由陳子壯妾。慫恿而起。初成棟定廣州。子壯及張家玉敗死。子壯妾張氏。色豔。成棟納之。年餘。氏不歡。偶演劇。氏見而笑。成棟詰之曰。爲見台上衣冠。觸目相感耳。成棟遽起。著明冠服。氏取鏡照之。成棟忻躍。氏察知。以言激之。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時成棟家口在松江。故言及。氏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君子之

志遂自刎。成棟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殮之。乃決反正。

割辮

金聲桓驍將王得仁善戰。軍中呼爲王雜毛。以次定撫州吉安各處。江右悉平。清贛撫章于天遇之倨。得仁勸聲桓反正。聲桓猶豫未及決。得仁遽起割其辮。傳示諸營。悉剪辮。出示安民。凡軍民之戴紅纓帽垂辮者。輒射殺之。一時城中棄辮帽如山。

翻城之獄

江上之潰。浙東士大夫之樹義旗者。御史李長祥之東山寨。主事王翊之大蘭寨。都御史張煌言之平崗寨。張夢錫之大皎寨。諸生施邦焮杜懋俊之管江寨。爲最。主事華夏推官楊文琦評事王家勤。故與六狂生之禍。善各寨密爲恢復。將聯舟山師。會翊軍下寧波。以翻城應之。復以長祥軍下紹興。乃入舟山。乞師於黃斌卿。斌卿雖許。終無出師意。夏文琦家勤飛書各寨。未發。爲

降紳謝三賓告變。清人密調兵襲各寨。邏者四出。邦焮梟邏者首。與懋俊鳴鼓據守。令死士護家。勤入海乞援。清將常得功扼海口。分軍襲管江。戰三日。夷傷殆盡。懋俊力戰。中矢如蝟。倚墻斃。其仲父兆菡被縛。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墮。邦焮自刎死。家勤華夏文琦文瓚同下獄。清曾列刑具。究黨與。家勤瞠目無一語。夏慷慨曰。心腹腎腸。吾同謀也。三拷終不屈。遂同就辟。浙中所謂五君子之獄也。或曰。五君子夏文琦邦焮懋俊家勤也。而文琦文瓚文琮文球亦稱甬東楊氏四忠云。

記北兵淫掠

北兵之無教育。專以奸淫搶掠爲事。固不自今日然也。賜姓始末。載安平之役。北兵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縊死。成功大恨。用外洋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一按當時統兵入閩者。爲清曾博洛。突至安平。成功生母翁氏。持劍不肯去。清兵入。翁氏拔劍剖腹死。成功聞報。擗踊號哭。縞素率師。

至。則翁氏被淫。或亦傳聞之誤與。當時滿廷遣使招降。至再至三。成功不屈。故作謗言。以誣其母。未可知也。」

記粵東死節諸賢

當桂王之監國兆慶也。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州。侍郎張家玉起兵東莞。大學士陳子壯起兵端州。合襲廣。牽制清軍。清兩廣總督佟養甲檄成棟急攻。子壯死。家玉走龍門。募兵萬餘。再戰增城。戰十日。力竭。敵軍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圖再舉。家玉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遍拜諸將。投野塘死。同時死者。指揮安宏。猷。訓導張治。舉人張恂。家玉。師林。薦。同謀起兵者。臨刑詩曰。願續當年李侍郎。遺言謝世報高皇。獨憐一片精忠骨。不死沙場死法場。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精銳盡喪。外無援軍。城陷。邦彥率數十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中。見學熙已縊。拜哭之。被執。不食。繫五日。死焉。初成棟執邦彥妾何

氏及子和尹虞尹。令作書招之。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顧妻子也。養甲壯焉。頗善遇。李皇一杜璜之死。邦彥妻子始被殺。

按從子壯死者。尙有南海霍子衡。廣州不守。召妾莫氏。子應蘭。應奎。應芷。語之曰。禮臨難無苟免。汝知之乎。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先赴井。妾從之。應蘭偕妻梁氏。及一女繼之。應奎應芷偕妻徐氏。區氏又繼之。御史麥而炫。與子壯俱執至廣州。不屈死。子壯子庸。戰沒於陣。從家玉死者。有陳象明。總兵。與陳邦傳連營。戰敗死。知縣廖翰標。以二幼子托從父。從容自縊死。番禺破。里人梁萬爵曰。此志士盡節之秋也。赴水死。從邦彥死者。有指揮白常燦。高廉雷琮。巡撫張孝起。均被執。不食七日死。

記福建死節諸賢

自監國入閩。先後克復建寧。邵武。興化。并福寧。漳浦。三十一府州縣。滿廷調兩廣江浙兵。三路進攻。所得盡失。僅存寧德。福安二邑。在籍給事中鄔正畿。

御史林逢經王恩及皆死。大學士朱繼祚叅政湯芬給事中林嵒知縣都廷諫則死於興化。侍郎林汝翁員外郎林塗諸生葉子器則死於福清焉。按大學士黃道周被執至江寧囚室中刑日書絕命詞。過東華門堅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近可死矣。門下士中書賴雍通判毛玉潔等從焉。」

歲寒松柏集弁文

吳鍾巒武進人。學者稱爲霞舟先生。遯跡海濱。嘗集累朝忠義。上自夷齊。下訖遜國。名曰歲寒松柏集。弁首文曰。客有問諸君子死節誠忠矣。然無救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松柏。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臨難厲其操。授命盡其職也。使人主早用之。用爲宰執。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用爲諫諍。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邊帥。如軍中有韓范。而西賊破膽。安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且憚其方正而遠之。惑於奸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并其同道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豢貪鄙之輩。招

權納賄。天下事日壞而不救。及夫國亡。奉身鼠竄。抑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况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其足食乎。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誠是矣。曷不死之。曰。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諸君子均不柄用。未嘗與謀國事也。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污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臣。終非其臣也。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壘。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人存。此之謂也。子謂空言無補。將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乃慨然而退。

左懋第絕命詞

附公母徐夫人死事

懋第入京。而南都陷。聞變痛哭。弟懋泰以投降授官者。來勸叱之。出曰。汝非我弟也。薙髮令下。副將艾大選首先髡。懋第怒殺之。因下獄。越日。滿酋多爾

袁見之內朝。數以僞立福王。擅殺總兵。不投國書。當庭抗禮。五大罪。懋第侃
侃不屈。顧陳名夏曰。汝先朝會元。何在此。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
曰。汝何不知羞恥。清酋揮出斬之。臨刑。顧同行陳用極五人曰。悔乎。用極曰。
求仁得仁。又何怨。南向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題絕命詞曰。漠漠黃沙
少雁過。片雲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又懋第母徐
夫人。寧海儒家女也。北京陷。回南。數日不食。至白溝河。夫人仰天歎曰。此張
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其不死。曰。吾婦人受國恩。不能草間求活。寄語
懋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

屠城考

滿清屠殺漢人。世本所載。只記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二處。不知李成棟之屠
廣州。清曾尼堪之屠大同。均慘無人道。而吾閩則福鼎被屠。波及福清之海
口。漳州因鄭成功克復。滿兵又佔。前後兵燹數處。城中人相食。枕藉死者。七

十餘萬。門巷洞開。落落如游墟墓。存者僅一二百人。行朝錄云。有士人率妻子一痛而絕。鄰兒竊煮食之。見腸中纍纍皆故字紙。隱然可辨。鄰兒廢箸而止。又有公姑欲殺其媳。媳逃歸告父母。父母曰。吾生汝不得食。反與彼耶。殺其女食之。周亮工有清漳記事詩。酸楚不堪卒讀。

張名振祭孝陵詩

名振再以海師入京口。至觀音門。泊金山。紗帽青袍角帶。向東南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揮淚題詩。同行者劉孔昭及從者五百人。詩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裡真。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桴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越二日東下。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真。將以沙船六十入山東。登萊諸處。抵高麗還。按清兵入舟山。名振母及妻子死焉。再克復。名振徒跣痛哭入城。哀動三軍。」

滾地龍

鄭成功攻仙遊不能下。洪善計曰：此城葫蘆穴，可用滾地龍破之。其法開地道，通城下，安放火藥在內，再用竹通其節目，藏藥線作心透於外，然後堆土填石，塞其口，燒火心，火然藥發，城立破。後攻饒平，平和人朱亮守之。一日登城，見成功，緩攻，訝曰：此必用滾地龍法矣。城四周置缸盛水，擇缸水動處開之，得火桶地雷無數，遂填塞之。及火發，寂焉無聲，成功知城中有人，急撤師，附誌之以廣武備。

記劉白二將

劉起蛟，白貴者，新興侯焦璉部下名將也。劉戰虞山下，馬前首級纍纍如貫珠，白戰死，焚其尸，身上鏃三升，真將軍也。桂林二次戰守，皆二人死力，二人死，焦營從此弱矣。

記瞿張二公粵西殉節事

漢奸孔有德督滿兵逼全州，明將趙印選倡衆潰，清兵長驅桂林，式耜危坐

府中。總兵戚良勛請出危城。圖再舉。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勛乎。人誰不死。但望死得明白耳。家人泣曰。次公子從海上。二日即至。乞忍死須臾。一面訣也。式耜揮使出口。勿亂我心。我重負天子。尙念及兒女耶。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曰。事急矣。將奈何。曰。封疆之臣。將焉往。子無留守責。曷去諸。同敞曰。死則俱死耳。呼酒對飲。四顧茫然。是夕雨不止。城中寂無聲。兩人張燈相向。旣明。有數騎入。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出見孔有德。有德踞地坐。舉手曰。誰爲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我是也。顧曰。坐。曰。我不慣地坐。城陷求一死耳。有德曰。甲申之變。清國爲明復仇。葬祭成禮。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吾斷不殺忠臣。閣部勿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糧餉。一如前朝故事。何如。式耜曰。我明之大臣。豈與汝供職哉。有德曰。我先聖後。時勢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同敞厲聲曰。汝不過毛文龍家提溺器奴耳。無辱先聖。有德怒。起批其頰。叱左右刀

杖交下。式耜叱曰。此宮詹張大司馬。國之大臣。死則同死耳。不得無禮。有德知不可屈。館之別所。臬司王三元。式耜里人。勸爲僧。不可。曰。爲僧者薙髮之漸也。在桂林四十日。式耜謂同敵曰。偷生未決。爲蘇武耶。李陵耶。人其謂我何。乃檄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如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致也。降臣魏元翼。邏得之。獻有德。翌日。數騎至。式耜曰。乞少緩。完我絕命詞。援筆書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正衣冠步出。遇同敵曰。吾二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同敵出白縵巾於懷曰。服此以見先帝。行至獨秀巖。式耜曰。吾生平酷愛山水。願死於此。遂同遇害。一按時同殉者。尙有光祿卿汪繇。守將朱晏如。中書周震。一

記晉王李定國殉節事

自三患二難之說發。三桂必欲得桂王。爲邀功地。檄緬人擒王自效。王入三桂宮。三桂遂以王還滇。并太子絞於市。明晉王定李國走木邦。欲借兵攻緬。

護其主出。不克。崎嶇邊外。入暹羅。謀連兵入緬。已尅日進兵。而滇計至。躡躡號哭。自投於地。三日不食。表上帝祈死。於六月十一生辰日病作。謂其子嗣興曰。寧死荒徼。无降也。越數日。定國卒。按葦鄉董氏言。定國拔身羣盜之中。秉忠反正。盡瘁國事。崎嶇而死。亦古之烈丈夫與。屈大均題云。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執鞭忻慕之情。溢於言表。全祖望謂明史於桂王死後。大書李定國卒。定國之關於明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龔彝善補過

吳三桂之禁桂王也。不令人入見。明尙書龔彝具酒肴進。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君臣之義。南北皆同。拒我何爲。三桂許之。彝入。設宴。行朝禮畢。進酒。王痛哭不能飲。彝伏地哭。再勸。王三醕。彝拜觸地死。彝孫可望私人。其死也。論者予之。

記張蒼水先生殉節事

當清廷順治十六七年。海上義師盡覆。惟舟山張名振。閩海鄭成功。碩果僅存。爲東南聲望。成功自金陵敗後。入台灣。不出名振死。遺言以煌言領其衆。煌言貽書成功。勸其出師。成功以經營伊始。不及內渡。俄成功卒。煌言知不可爲。乃結茆懸山嶼。在萬山中。僅通一徑。煌言畜雙猿。覘動靜。船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得爲備。清提督張杰偵知之。募得煌言故校。夜半攀蘿入。暗中執之。并其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送寧波。杰舉酒屬曰。遲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求速死而已。杰送入省。出寧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登舟危坐。夜半篷下有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起。扣舷和之。酌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決。爾勿慮。叩姓名。則防卒史丙也。渡泉塘。舟中拾一箋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至杭。供張如上賓。舊部許存問。九月七日赴市。見鳳凰山。曰大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刃。子木等從。遺民萬斯大葬之。南屏山

麓。「按明史不爲先生立傳。抑獨何心。」

記吳易孫兆奎殉節事

易兆奎自起兵後。破走清軍。叛將吳勝兆。敗盧象觀。引兵追易兆奎。以精銳伏葦中。殺滿兵甚衆。正酌酒賀。而勝兆合四郡兵至。易軍无見糧。營中震懼。勸走海。兆奎曰。今四面皆圍。海其可至乎。事不濟。我當橫尸水上。遂以身許國之志。豈能海濱苟活耶。明日。清兵八面環攻。時雨連旬。舉礮礮不震。持弓弓弦解。兆奎往來督戰。寅至午。敵來愈衆。師遂潰。易潰圍走。易父承緒。妻沈及女均投水死。兆奎將走。恐易妻女被辱。視其赴水。然後行。遂爲追者獲。械至江寧。見洪承疇。大言曰。崇禎時有一洪承疇者。先帝親祭哭之。今又一洪承疇。爲一人邪。兩人邪。承疇曰。咄。爾自爲一人事可耳。推出斬之。

宮人宋蕙湘詩

宮女宋蕙湘者。金陵人。塗次題壁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颯鳳城開。將

軍戰死君王系。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
月夜篋篋引。幾度穹廬伴莫笳。

無可和尚

桐城方密之先生以智鼎革後。削髮爲僧。居粵中。號無可。清康熙時。其子陪
翁中通迎歸。舟次萬安卒。停輻月水山中。法弟子將建塔以葬。次子素北中
履質之當事。以爪髮付僧家。瘞諸塔。肉身仍歸方氏。葬於浮山泉花岡。朱笳
河過浮山拜先生墓云。萬安好住師須住。骨肉兒孫仍乞還。

杜于皇

袁隨園與邵庵書曰。枚前席貶茶村文。太守不許。以見彼文少。未敢爭。今
取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是。何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不艸亡木卒者。
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落江湖。結社羣居。諸老先生多晚節不賊。有
欲乎已。遇有勝國士人。爭羅致之。冀免清議。而冒稱逸民者。遂乘虛而劫焉。

往往曳破履。登高坐。借國家危亡。盜竊名字。固不止茶村然也。又陳錫路黃嬭餘話。載杜于皇咏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嵋。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此全用山谷語。鈍翁說鈴漁洋詩話并稱云。殊不可解。至變雅堂集中。祭龔太夫人文。以歐陽修嚴延年母爲比。考龔端毅降賊。受僞職北城御史。復歸滿濟。馭歷台省。其人反覆小人。無足取也。茶村受龔之恩。貢媚則可。何至謂歐母後屢龔母一人。直將千餘年賢母節婦。一齊抹煞。安乎不安乎。與屈大均書。許爲魯連不帝秦。言尤狂妄。沈歸愚選茶村詩。目以頹唐。尙未定茶村之品也。方望溪親銘其墓。無亦偏於私見乎。「按此隨園之論茶村也。雖繩之苛。亦自有故。志之以商世之尙論茶村者。」

玉臂金蓮

王禹卿觀無夜居士張士犖。題斷腕將軍朱士鼎墨跡。後書野史一則云。楚人鵝掌宴嘉賓。慘報須臾便及身。玉臂金蓮兩峯峙。至今說著尙驚人。按獻

賊陷湖廣。斷男女手足如岡阜。男曰玉臂峯。女曰金蓮峯。先是漢陽諸處。盛行鵝掌宴客。庖人煨地紅。令鵝履其上。須臾掌腫厚。鵝渴甚。食以醃醬。乃斷其足。以爲上品。後賊截斷手足。民罹其慘。咸以爲食鵝之報。南唐僧謙光嗜鵝。常曰。但得鵝生四隻。脰。鵝著兩重裙。世間敗類。正復不少。玉臂峯頭。要當以斯人冠頂耳。

宜興三忠

管異之有書宜興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載明末宜興李氏曰。用楫。官侍郎。弟曰來。官監軍道。先後抗清兵死。其族曰頤。官御史。謀誅孫可望。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

戲具中物

彭別駕堯諭。萬歷間。與國子祭酒侯恪齊名。崇正十年。爲南康別駕。有高韻。不事上官。督餉侍郎張伯鯨徵符至。彭怒折之曰。此戲具中物耳。坐是免。十

五年劉超據永城反。誘殺河南巡撫王漢彭。以詩弔之。誤者以爲諷。入奏下獄。煅煉久乃解。詩曰。敢奮螳螂臂。輕傷節鉞威。甲光隨雨黯。劍氣入宵微。自分前驅往。誰令輿襯歸。不知身予敵。長使淚沾衣。

三朝要典詩

明季三朝要典。聚訟數年。奸黨借之以傾忠良。夏允彝幸存錄。持論最爲平允。是書奄黨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等總裁。首列熹宗一序。顧黃馮三序。馮序中云。不特可以繼春秋之絕筆。而併可以釋孝經之微言。尤爲喪心病狂。沈歸愚咏云。熹廟御極頹乾綱。疏遠保傅親貂璫。茄花委鬼互糾結。薰天勢燄何披猖。守原之問史貶斥。况令婦寺紊朝常。顧命老臣半誅戮。朝衣血裹投圓墻。清流白馬禍更慘。一網盡矣空岩廊。顛倒是非著穢史。手反三案詞俯張。詞云挺擊陷國戚。追論可灼誣先皇。移宮喊鸞肆迫脅。康妃八妹奔倉皇。更云筆削繼孔聖。大書特書明王章。永爲人臣不忠戒。冠以御製文煌煌。黨

與秉筆亂忠佞。羶閉日月無精光。同文館獄書黨籍。元祐君子遭摧戕。二蔡
二惇恣兒戲。卒使二帝幽窮荒。此書千古同謬戾。力鋤忠耿扶奸強。從來事
往有定論。青蠅白璧終顯彰。刑餘死骨斷身後。正士祀典修烝嘗。所恨國本
既剝喪。再傳宗社旋淪亡。小人勿用著聖訓。承家開國須周防。

記倪文正公死節事

公上虞人。天啟壬戌登第。有文名。清江楊公廷麟。臨川羅公萬藻。皆所取士。
丁卯典江南試。發策詆魏忠賢不少屈。戊辰改元。首上疏論三朝要典。初吳
江呂純如以附璫列逆案。烏程溫體仁袒之。吏部侍郎張捷薦純如可大用。
公力爭。烏程怒。欲逐公。而東班無肯言者。乃授意誠意伯劉孔昭劾公歸。癸
未起。公兵部侍郎。適有警。以兵入衛。拜戶部尚書。李賊陷北京。公投繯殉。

明末佚事詩

三夫人

秦夫人。堂堂白桿兵。劉夫人。彎弓射賊甯武城。游擊將軍沈雲英。錦袍金甲道州營。宮中夜半刀光橫。刺虎誰假徽媿名。嗚呼婦人乃如此。眎賊區區不如螳。一聲殺賊雙蛾喜。寶劍輕提瑩秋水。桃花萬片飛纖指。不聞聲嘶股栗危城裡。不聞楚囚相對泣弗止。罵賊死。鳩賊死。何況琼枝曼仙兩妓耳。嗚呼彼丈夫。請看諸女子。

兩典史

陳典史。如母慈。閻典史。如嚴師。江陰死守八十日。萬家併命無所悲。卵石不敵心。已知殘民奮臂將何爲。開門突鬪奇兵奇。雷火不爇孤延眉。白虹一道森旌旗。男兒死耳安足辭。城頭月苦秋如水。五更轉角哀歌起。兩公大笑刀光裡。浴血裹創人似蟻。短兵巷戰鼓聲死。十萬人頭躍向天。冤血平沈三百里。帝曰頑民真義士。吁嗟乎好男子。吁嗟乎兩典史。

瞿督師

桂林開定南來。粵兵散。鎮兵廻。紅燈慘淡臨堂皇。督師制府瞿與張。高冠大袖岸然坐。舌端如劍飛鋒鏑。絕命詩詞盈百紙。慷慨從容乃如此。此身不作錢虞山。此膝不屈毛家子。六龍南遁五虎奔。湘中王死天昏昏。剛蟲入海相尸出。孱王欲哭聲先吞。一堆碧血重泉閉。戴頭同訴高皇帝。赭硜收拾費弓弦。還待圓圓好夫婿。吁嗟乎。東風回首雪交亭。何處殘山海外青。

書虎賁將王興死事

義師之覆。興走匿山中。所部尙三百人。清購之急。興語邏者曰。如得某來。吾卽出。不然。雖百萬雄師。非所懼也。清帥使某入。屏驪從。徽服。興望見喜曰。子何信之深也。握手懽甚。呼酒共飲。食頃。客出。見則吳侍郎易幕下士也。相對痛飲。繼之以哭。夜將半。興拔劍起舞曰。吾所以守此者。將有待也。今事無可爲矣。然興豈能爲降將軍哉。君信人也。一事相託。但得身後書大明虎賁將軍王某之墓足矣。某頷之。俄聞轟然大聲。室中火起。報興鎗裁。合宅自焚死。

陳祖懿曰。至此。漢族之人才盡矣。漢土之光復無望矣。乃天若不忍黃胃之淪亡也。生是使偶。又有一黃興起於今焉。姓不同而名同。時不同而心同。昔之含恨而死。今之吐氣而生。其間皆有默相者。書至此當浮一大白。

薩爾濟之役

是役也。滿族擴張之始。漢族式微之始。其所以致敗者。一由楊鎬之調度失宜。一由明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不知軍情。日發紅旗趨戰。一由杜松輕敵躁進。故薩爾濟破。滿軍萃尙間崖。尙間崖破。滿軍萃布達里岡。自分其勢。使敵以逸待勞。且六路兵二十餘萬人。自爲戰。勝敗不相聞。迨兩路敗。楊鎬始檄止劉李二軍。而劉綎軍已深入陷陳矣。然五帥中。惟綎行軍尙有紀律。奈孤入失陷。敵軍乘銳萃之。烏得不死。盛京通志。謂以五百人破明兵四十萬。抑何紀載失實。計明兵二十萬。合朝鮮四萬。共二十四萬。杜松一軍先入。不過六萬。分二萬圍界藩。薩爾濟大營。不過四萬。滿兵六旗。每旗七

千五百人。六旗亦四萬餘人。除二旗援界藩外。四旗尙三萬人。功力悉敵。何足誇張乎。

遼藩之役

當熊廷弼之督師也。直薩爾濟敗後。遼藩大震。諸城堡軍民紛竄。數百里無人煙。廷弼兼程冒雪。遍閱形勢。招流亡。繕守具。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清河撫順諸口。小警戒備。大警互援。滿不敢加兵者年餘。而明廷奸黨反劾其不戰。廷弼乞退。代者爲袁應泰。吏治非將才。收蒙古降人。分處二城。滿人結之。於是蒙人漢奸。交爲內應。遼陽瀋陽相繼失陷。遼事岌岌。明廷再起廷弼。從破壞不可收拾之中。議守議戰。略有端緒。而巡撫王化貞荒憤糊塗。恃朝中有奧援。每事掣肘。廷弼只擁督師虛名。化貞以兵權畀其中軍漢奸孫得功。孫納欵滿廷。由是錦州松杏又相繼失。化貞單騎踉蹌奔廷弼營。朝議反袒化貞。而逮廷弼。致滿人遷都遼陽。臥榻之旁。他人鼾睡。敵之根基。

愈固。遼事益復不支矣。〔按熊公到遼。便議守遼瀋。觀下公疏河東情形便知。〕

松杏之役

吳梅邨松山哀云。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爭奔湍。紀其事。失其實也。是役之敗。雖洪亨九督師而致敗之由。咎尙不在洪。惟洪不死。後爲滿効力。爲可誅耳。洪本議以兵護糧餉輜重。由杏山輸松山。再由松山輸錦州。步步立營。以守爲戰。未爲失也。乃兵部尙書陳新甲。遣郎中張若麒赴軍。張不知兵。一味趣戰。洪不得已。以六萬人先進。留芻糧於寧遠杏山。滿軍偵知。自山海橫塹大路。斷杏山餉。又敗塔山護餉之師。獲筆架岡積粟。明兵因失餉道。不能久戰。六總兵嚴陳退。伏發。各部不戰潰。爭奔杏山。洪困守松山。餉援俱絕。滿築外圍困之。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接濟。延數月。而守將夏成德。又爲滿漢奸。開城延入。計明兵二處死者。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人。六總兵中

曹變蛟王廷臣戰死。獨留吳三桂爲後來賣國。天乎人乎。「按是役與薩爾濟均以促戰致敗。當日本兵之無才可知。」

祖二風子

祖大壽弟大弼爲總兵。號萬人敵。大凌河之役。以五百騎突滿軍於錦州。刃幾及滿酋馬腹。皇太極稱爲祖二風子。又率敢死士能滿州語者。辮髮易服。夜劫滿營。火熒迫帳起。滿軍大擾。終夕不敢睡。大弼振旅還。後以援絕糧盡。殺人馬食。城陷降滿。

熊經略廷弼再請勅書關防疏

臣伏處田間。爲終焉之計。乃東事破敗。皇上起臣。馳赴遼東。宣慰軍民。臣聞命。仰體聖心。不顧妻子。不謀朋友。束裝就道。日行二百里。皇上促臣。與臣趨召而來。均不爲不急矣。但未有無勅書關防。而能便宜行事者。前日具請。未蒙批發。迴與兩次嚴旨。緩急不侔。一若以宣慰爲可行可止之事者。夫遼東

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諸軍。皆皇上赤子也。無罪而驅死於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全營死。全家死。全寨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弟死其兄。山骸川血。鬼哭人號。皇上忍不爲死者惻惻心念乎。方軍散之日。遼藩數城。抱頭攜手。收拾包裹。待敵至去耳。幸敵未至。魂魄雖收。頭顱仍寄。朝人莫鬼。誰卜所終。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皇上忍不爲生者惻惻心念乎。皇上此時卽下罪己之詔。急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軍民。誰不感激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激發。出貲佐軍。出死力禦敵。而顧悠悠忽忽。漠不關意至此。臣恐遼人之解體。而潰不可收於一旦也。且前者兩旨催促之急。臣日夜馳赴之急。中外見之。誰不誦皇上任人之專。壯微臣赴義之勇。乃徒以詔勅之故。淹留於此。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

或謂臣畏遼規避。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子之人。同類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洗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塞外。惟望皇上早頒勅限。刻期出關。臣願畢矣。「按疏入留中。」

又陳河東情形疏

臣惟遠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爲河東根本。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慶雲搶矣。青陽棄矣。鎮西圍矣。鐵嶺蒲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城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城堡。除清河撫順失陷外。如永甸新甸孤山一堵牆各處。已搶毀無餘矣。獨遼瀋爲河東孤注。而昨據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而遼瀋何可守也。敵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士卒四五萬人。均有名無實。而此回開

原損折又萬計。且無器械。所調各處兵馬。又多不來。間有到者。亦聞戰鳥散。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不守遼瀋。不能保全遼。以保京師。不復開原。不能保遼瀋。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敵國東西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三尺童子。皆知不可。欲起收復。雖精兵良將器械錢糧各項。一時足備。副臣之用。猶恐敗氣難復。覆水難收。敵銳難當。外交難斷。四顧旁皇。無一措手。而況事事俱無。臣又如之何哉。昨隨諸臣會議。均決以爲當復。及議兵皆謂無兵。議餉皆謂無餉。議調議募。議借。議括。又或默或爭。訖無定議。是其所謂復者。不過粉飾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關有失。再作區處爾。自大軍三路敗沒。敵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敵始交合西部。逕取開原。是前之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卽後之不救開原。以棄遼瀋危京師之榜件也。今能早爲收拾。則河東尙存其半。河西尙處其

全。山海尙未逼。薊昌尙無恙。猶幸一隙可圖也。使皇上以京師視遼。使戶兵二部亦以京師視遼。使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挪借催解等事。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措處。勿以套應。則兵餉尙可立致。遼事何不可爲。而顧悠悠忽忽。漫無所緩急於其間。豈必待全遼盡失。西攻昌薊。東入山海。而後始破例破格。爲同心之應。而天下事去矣。伏乞皇上省覽臣疏。急敕廷臣會議。勿缺少以窘臣用。勿中格以阻臣氣。勿旁議以掣臣肘。勿卸擔於臣。獨遺臣以難。致悞臣誤遼誤國。并誤諸臣之身家。宗社幸甚。按劉切陳言如是。而明廷不亮孤忠。卒莫之應也。甚矣奸黨之蟠結。以國事爲戲也。公其奈之何哉。

又請處分以重封疆疏

臣前以部調紙上有兵。出關无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辨。謂臣介介於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頃臣閱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臣

欠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核。足以召怨致亂。將來遼亡。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是否推諉卸過。當自知之。惟是臣於今日行事實過嚴。有不能自諱者。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貪懦。下怠傲而上從徇。全被一寬字所誤。一事不作。而冀人悅已安靜。一法不行。而冀人感已仁慈。一人不處。而冀人誦已寬大。本市德避怨。而藉口收拾。本苴貪容懦。而托詞聯屬。大家相嚙相沫。只圖作人情了套。誰肯認真爲地方辦事。而苟有一認真者出。又從而忌之。詆之。運肘以排之。蜚語以攻之。致今日事事壞。處處壞。將一完全遼東。失陷大半。而今尙不上緊。再將此一半斷送。爲皇上宗社憂乎。缺兵將急。催兵部征調。而漫不加意。乏糧餉急。催戶部備辦。而置若罔聞。兵弱馬羸急。催各省鎮揀發。而卒無一應。敵方收糧運窖。我却悠悠轉輸。敵方開局治械。我却悠悠打造。敵方挖濠樹柵。我却悠悠守具。事事讓敵。人人畏敵。顧日兀坐以待敵。一事公移私割。千言萬語。一任飄風過耳。而臣催安得不急。措詞安得不厲。此其

嚴巖在急。公有募兵恃部道之庇。而違約束者。有採艸斫木。而抗令逕回者。有拐馬成羣逃避者。有沈匿各營馬匹。至兩月不與艸料者。以至倒馬剝宰。玩法誤事。臣知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巖在執法。即地方官弗諒。臣爲急公執法。而嗔其太迫。怨其無情。因而缺望。而臣不顧也。即別立議論。如斬將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滄城。堆冰而謂凍死。以阻惑衆心。而臣不顧也。即對面不言。私稟各院。散布長安。以必申己說。而彰臣謬。而臣亦不顧也。何也。恃有皇上獨知於其上。部院諸臣協助於其下也。乃部臣亦爲此說以佐之。而臣又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示書。無不以開霽威嚴。虛納道將爲言。臣駭詢其故。始知謂臣於各道講禮。叱使檐下立者。謂臣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不知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注。部臣補服見檐上。道鎮素服見檐下。臣恐禮自臣壞。待茶時從容與語。各道鎮不安。請改正如儀。其情節原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引爭禮之說。互相印證。

哉。如謂臣不容人說。不知是與臣商議戰何以勝。守何以固。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脩。糧艸何以運。而臣拒不容耶。抑一事不作。但以強詞支抵。而不容其說耶。今臣與道將。固懽焉相得也。去秋遼陽。朝不保夕。臣爲皇上竭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臣卽不敢言勞。亦可告無罪。乃臣急公。人以私抗。臣執法。人以私撓。臣言敵難支。人云無妨。臣言要兵多。人云已穀。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惡嚴喜寬者。利用其說。而叢怨於臣之一身。中間借事動搖。暗中鼓扇。且有不忍言者。臣本不敢言去。而人情時勢。相迫而來。不得不趁今日。一訴於皇上。以求罷斥。別選賢能。臣素善飯。去秋扶病出關。猶日食數盃。馬上挽強。左右顧射。今纔數月耳。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鬚眉頓白。肌肉全消。醫官董一中。謂臣過憂過勞。過惱。及道將均勸臣靜攝。臣撫膺自傷。不覺對之泣數行下。嗟呼。此病此苦。誰有憐臣諒臣。惟天地祖宗與皇上鑒此心耳。「按當日全遼恃公一人保障。而明廷奸黨傾陷如是可歎。」

又請敕台臣查勘遼事疏

伏維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功。不知其罪。頃台臣張脩德論臣罪。應貶斥還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一任橫詆。但謂臣以破敗遼遺他人。他人從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尙可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脩德先伏一破敗之案。以俟後日成則他人功。敗則惟臣罪。而計之太早也。去年開鐵連失。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未知所往。今則冠履雍容。依焉公私宴會也。皇上試問脩德。遼破敗否。懿路蒲河空城逃者。無論已。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棄妻子。或失器物。以先走爲幸。今則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焉室家樂也。商賈逃難回者。今則捆載羣至。不減五都市矣。皇上試問脩德。遼破敗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謀欲先去。敵亦知不可守。謀欲先來。今則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即瀋陽奉集堡。向爲人迹不到。今亦完固。皇

上試問脩德遼破敗否。去年無車無馬無牛無夫。自臣與各道辦本地牛三萬餘隻。車二萬餘兩。日夕轉輸。而軍中方漸有糧艸。三路失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自調宣大各處匠役。日夕趕造。又增造大礮數千位。而軍中方漸有器械。采桑削榦。買角易筋。調延大各處弓箭匠。日夕督造。而軍中方漸有弓矢。至火箭火輪火人火罐之類。無有不備。而軍中方漸有攻守具。皇上試問脩德遼破敗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卒數十。而兵知戢。寒衣有賞。久戍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獎以花幣。而將帥知感激。無不人人盡力。圖一結局。以歸鄉里也。皇上試問脩德遼破敗否。去年破敗。纔是破敗。臣從無可下手處。收拾至今。規模粗定。自足爲他人下手。張本。何須爲人代愁。至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橐中金也。金從何入。謂臣內恃奧援也。而臣生平孤行一意。謂臣聞戰而膽落也。則冒險往撫順。擐甲冲敵。援瀋陽者。伊何人哉。脩德有耳目。有心肝。終當自曉。不待臣言。惟臣以積勞。自五月發病。

大泄大病。七月始連疏請告。非因人言也。卽從瀋歸。病發又告。時亦未聞人言也。遼陽莫危於去秋八九月。今年四五月。凶辰險日。臣已撐過。此後局勢已定。無奈內有二豎。入臣膏肓。外有諸臣。唾臣顏面。扼臣吭喉。掣臣手足。百般玩弄。使臣死不得。生不得。雖欲不負先帝厚恩而去。亦何可得。脩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貶逐去。則貶逐之耳。何必侈口詈人。遽傷雅道。頃臣遺姚宗文書曰。朝廷以一塊破殘土地付弼。而爲之保全。以無虧弼。以一副完全身子報朝廷。而爲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致存弼。且之生。而致死。卽爲衆口銷毀。一段勞苦公案。有遼水遼山在此實錄也。伏乞皇上電斷。將臣罷斥。卽敕張脩德馮三元立限赴遼查勘。有無破敗。使天下曉焉。臣罪所在。而不爲他人任其咎。病臣幸甚。一按公此疏。在泰昌元年。奸黨畜謀已久。正可乘新主不知而去之。然公去斯遼去。而明社亦去矣。哀哉。又聞公裔避居日本。此回反國。亦忠臣有後之慶。

袁崇煥之功罪

熊廷弼去。遼左失一保障。倘孫承宗能久於其位。猶之可也。乃奄黨又日夜謀去之。以高第代。凡孫所置錦州松杏諸城守具。盡撤之。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哭聲震野。并欲撤寧遠前屯二城。崇煥時爲僉道。力爭誓守不去。未幾。滿兵來攻。崇煥列車營。火器拒之。滿引退。逾岡以誘之。明兵堅壁不動。皇太極令侍衛冒死衝突。皆冠兜鍪持盾。東西馳逐。卒解圍去。滿自入邊。明人無敢議戰者。議戰自崇煥始。當滿廷天聰元年。崇煥乘弔喪議和之便。以暇脩復舊疆。爲屯守計。滿知其情。和議卒以中梗。崇正初逆奄伏法。用崇煥督師。召對。明帝問以平遼時日。崇煥狃於前此之戰。以滿易與也。對以五年及退。廷臣就詢方略。崇煥胸無成算。委爲上急問。不得不速時期。以對其實。卽十年亦不能平遼。廷臣以帝英明。屆期詰責爲言。袁始懼。然袁旣於上前失言。此時只得盡力備戰。收復故地。以謝天下。帝雖褊急。未必不原其心。乃一

味議欵。且遣李刺麻賂滿。形迹既啓。滿廷之反間始行。明帝借擅殺毛文龍罪。下獄論死。平心而論。崇煥於遼。不爲無功。且爲滿所畏。死非其罪。尙論惜之。

師不如弟

以蘭陵大賢。而其門乃有李斯。沆瀣不一。古亦有之。至自居爲師。必學問品格。足爲門弟子表率。以侯恂之進退失據。屢污僞命。而有史文正及其門。在圍城危日。囑其子朝宗。回謝司徒。平生知己。今庶無愧。而恂竟降賊。降滿朝宗。且應舉滿朝。清夜捫心。不知對門下士。有愧色否耶。以錢謙益之奸滑無恥。而有鄭延平及其門。謙益爲滿廷作諭順文。不知延平讀之將如何。延平再却滿廷招降書。不知虞山讀之。又將如何也。

記李闖之死

闖之死。傳聞各異。遺聞云。病卒。紀事本末云。闖出抄糧。爲田夫所逐。陷淖中。

割其首上何騰蛟。綏寇紀略云。自成過通城。令其下四十八部先發。單騎入九宮山。山有元帝廟。自成伏謁。如有物擊之。遂不起。邨民訝爲盜。荷鍤碎其首。見腰下金印。駭逸。所帶二十八騎迹之。血肉鬻分矣。廣虞初新志云。歙江。昱有言。羅公山在黔陽。不在通城。聞之孫教授。自成由公安奔澧州。下多叛去。至清化驛。只十餘人。走牯牛壩。竄夾山爲僧。今墳尙在江昱。又云。親至夾山。見寺中石塔。塔上大書奉天玉和尚。遺象高顴深頤。鷗目蝟鼻。狀猙獰。一老僧七十餘云。和尚順治初入寺。不言所自。聲似秦人。自號奉天玉和尚。蓋自成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茲寓加點以諱之云云。而何騰蛟疏則云。截於亂刃之下。無從辨其首級。騰蛟所撫劉體仁袁宗第。均自成舊部。騰蛟得之。闖將口述。自可憑信。

金堡之收場

金堡在宏光時。官給諫。與袁彭年劉湘客號朝中五虎。堡爲虎牙。以其動即

傷人也。後謫戍金齒。赦歸。直南都覆。遁桂林爲僧。名性。因瞿張二公之殉國也。堡上書孔有德。請收二公忠骸歸葬。與遺民萬斯大。上書清帥趙廷臣。請葬蒼水先生於南屏山。同一義俠舉。堡之末路收場。可以風矣。

周奎負國賊

嘉定伯周奎。周皇后父也。擁厚貲。慳吝不破。以陳圓圓媚吳三桂。求其保護家產。賊氣日迫。明帝以內庫空虛。令羣臣捐助。從助賊起。奎一毛不拔。內監徐高泣曰。老皇親如此。大事去矣。多金何爲。後降賊受拷。繳出白金百餘萬。外城破。明帝欲殉國。麾太子出宮。走詣奎第。奎不納。回匿內官。賊急索。獻之後。流落京中。內官楊玉見而憐之。爲易衣服。送奎家。奎時又降滿矣。公主亦在其所。相見悲泣。奎具奏以聞。滿廷下法司覆勘。法官揣滿意。以假冒狀具稟市。

范草包

范承恩者。淮安府皂隸也。降李成棟軍前。隨入粵。成棟反正。范爲將。守西外城。目不識丁。號爲艸包。十月初十。永歷旦辰。兩廣總制杜永和。會文武朝拜。偶呼范曰。范艸包可同去。范以爲對衆辱之也。恨甚。潛通欵於叛將。尙可喜。約其攻西外城。已退入內城。

假山圖說

李成棟有養子。賈姓。名元允。以其蠢濁也。未隨營。留兆慶。袁彭年欲利用之。攬權也。諂附之。元允爲傀儡。彭年爲線索。門庭如市。買官者雖瞎眼折脚。皆有希望。閣臣票擬。止有看議具奏四字。吏部門首如破窰。文選司雖掌銓衡。而無其權。均稟命於彭年。元允。元允生辰。文武官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私公分之外。有私私分。兆慶因有假山圖。假者賈也。繪假山一坐。下列朝官數百。有以首戴之者。有以手托之者。有以肩負之者。有以杖支之者。有仰望者。有遠羨者。有指點談論者。有驚懼退避。兩手掩耳走者。山顛

黑氣一道直冲霄漢。

五虎

丁時魁。蒙正發。一爲虎尾。一爲虎脚。金堡爲虎牙。劉湘客爲虎皮。袁彭年則虎頭也。因欲擠陳邦傳。邦傳即疏請金堡監其軍。閣臣朱天麟票擬嚴起。恒久欲擠朱。未得其隙。即以此票擬示時魁。時魁大怒。連夜約兩衙門及科道十六人。擁入丹墀。哄叫曰。我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廷中。小帽白衣出。時明帝正與太僕馬光追論五年前永州被難事。忽聞變。兩手震栗。降旨朱天麟即日放歸田里。

記傅冠死事

冠以大學士乞罷還家。滿陷江西。冠避秦寧。鄉人執送李成棟。成棟解縛謂之曰。公大臣如薙髮。富貴當無極。冠曰。自有冠裳以來。未聞有髡頭宰相者。成棟曰。公髮種種與禿何異。冠厲聲曰。女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

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遂遇害。

松仙錦囊

所知錄載湖州有松仙者。授瞿式耜錦囊。囑臨危發。桂林破。公發封。外標曰。庚寅元旦。中有扶公榮歸四字。秉鐙視見之。數果不可逃與。

丁魁楚醜史

丁河南永城人。爲晉撫。失機遣戍。五年納餉三千兩。准回籍。劉超之亂。魁楚遣子弟以計僉之。叙功復職。馬士英用事。總制兩廣。貪酷爲從來所未有。嗣聞南都之變。即潛通靖江王舉事。已又拜閩中隆武詔。架火碎靖江之船。邀功進靖越伯。廣州將陷。魁楚急遣幹丁賫白金三千兩。重賄清帥。幹丁投入成棟帳下。魁楚將三年宦蓄。裝大哨船四十隻。在兆慶度年。日盼佳音。至正月。初旬移入岑溪。將於城中修蓋茆屋。而幹丁已以金寶上成棟。道魁楚孝敬意。成棟曰。何不早言。正要請女老爺。仍兩廣軍門。快將書去。魁楚得書喜。

從天降。移四十號船順流東下。成棟上五里迎。握手談心。相見恨晚。知魁楚三子入廣已失其二。止存一大郎。亦請見臨夕。成棟請魁楚父子接風。訂曰。明日吉期。煩再攝兩廣篆。舉令牌勅印一併付之。盡歡而別。魁楚就枕。預備明日到任。忽三更時候。成棟舟中四面列炬。宣請丁老爺丁相公。魁楚急忙過船。成棟正位不動。知有變。下跪曰。某止一子。請留狗命。成棟曰。爾欲留子乎。先令砍下。左顧而首級至矣。即驅殺魁楚。將其家丁每營分配一人。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僕婦婢女。盡歸成棟舟中。惟一妾於過船時投水死。四十船厚載。未嘗失一紙角。悉歸成棟。魁楚三年貪酷。止博得父子駢首。妻妾媳女恣他人歡也。哀哉。

論南都之覆

南都之覆。固由馬阮亂政。然就事論事。瑤草不無微才。且性豪放。與四將風通氣。以之督師。必能連絡將士。規謀戰守。道鄰確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

臣在朝亦能援引正人。忠勤補闕。惟一內一外。易置非人。羣小類升。衆賢去位。宏光日事游宴。委政馬阮。馬阮日事權利。與黨禍以殘善類。一任史公在外。請餉請兵。皆格不發。迨甯南兵起。大賊反。撤防河之兵。自衛長淮以北。虜軍兩路。如入無人。鎮江失陷。南都始戒嚴。而無愁天子。尙與梨園子弟。下臨別淚。玉樹後庭。千古有同恨矣。

論閩事之失敗

閩之唐王。視宏光有過之。然不期年而失敗何也。誤於爰立者。爲鄭芝龍也。兵糧一切。歸芝龍手握。王雖奮發有爲。而令不行於下。大學士黃道周出關募兵。徒手號召。無所濟。王欲棄閩入楚。倚何騰蛟。芝龍阻不行。而陰受洪承疇約。盡撤水陸各防。仙霞關虛無人。清軍由廣信衢州連驅入。騰蛟遣郝永忠往援。郝次韶州不進。清統領努山執唐王去矣。

論粵西之覆

粵西之瞿留守猶揚州之史閣部皆安危所係也。然瞿因應之才過於史公。其部下焦璉劉起蛟饒將才。忠於用命。又有張家玉陳子壯諸忠。牽制於粵東。何騰蛟聲援於湘中。故能死守危城。力退強敵。至以蕞爾桂林。支撐數年。其兵餉所費。正賦外。惟圖法鹽政屯田三事。時多掣肘。又議三分兵。以一軍守全州。一軍冲鋒出奇。一軍屯田充餉。如其言。亦可支撐危局。乃根基未固。而郝永忠陳邦傳劫之。趙印選難之。致苦心數年。一朝崩壞。惜哉。「按侯商邱咏史公句云。用兵武侯短。信國如可作。其言有味。」

論遼餉之害

遼事起而遼餉起。漸至舊餉新餉。雙管齊下。財匱民窮。挺而走險。而流寇起矣。觀天啟二年撫臣高推新餉苦累難支一疏中云。逾隴以西。萬山叢立。無半里平夷之路。亦無半里可易之疇。百姓窮苦。不得已墾陡壁爲阡陌。其山愈叢。其地愈瘠。紅塵赤日之中。胼手裸體之輩。咸伏地遮輿而告曰。遼餉苦。

遼餉苦不減。民當餓死矣。臣詰之曰。山田荒薄。大有之年。不過五斗。未有遼餉一半納糧。一半聊生。既有遼餉。一半納糧。一半充餉。民皆枵腹待死矣。言次。號泣之聲。激滿山谷。及抵鞏昌。知府祁之祐。細陳閭里之窮。備言遼餉之苦。謂民因遼餉而摧折者。十之四五矣。狄道金縣之民。擁門而告此苦者。視鞏民無二也。及抵臨洮。知府冀懋中。手持一冊相示。臣閱之。乃五州窮民狀也。極言新餉之難完。備載逃亡之景象。又謂自泰昌元年。僅成其半。次年冰雹爲祟。半菽不獲。加以遼餉催迫。家塞其門。人泥其牖。百里之內。斷絕人煙。至臣按部逾河。千里黃沙。百穀難樹。艸木枯死。禽鳥亦稀。其淒涼視河東尤苦。一時執戈持戟。三五成羣。含淚而訴遼餉苦者。視平民無二也。臣又詰之曰。遐荒沙磧。忍凍窮軍。全賴京民二運。以爲活計。未有遼餉。京運呼天不應。猶有民運支吾。自有遼餉。百姓均以此爲急。而邊餉全不完納。有司亦以此爲先。而軍需通不照管。守戍窮兵。有一年乏糧者。有二年乏糧者。有三年乏

糧者向猶典衣。今則無衣可典。向猶賣妻。今則無妻可賣。臣於風埃露處之中。惟見淒慘哀憐之狀云云。讀之但覺悲風滿昏。想見當時搜括之盡。竭澤而漁。「按明史楊嗣昌傳。載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正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又增勦餉練餉。先后共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爲盜。」

書遺老

鼎革之際。山崩川竭。一時孤臣遺老。不共新朝日月。甘茹西山薇蕨者。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法。及船山夏峯。金台太冲。亭林二曲。充宗。季野。諸先生是也。有竄身黃冠者。鄧起西。張雪崖。顧石賓。諸先生是也。有遜入空門者。性因無可。南雲行。脚驢漢人。屋諸先生是也。有不僧不俗。無姓無名。如補鍋匠者。流一壺先生。八大山人是也。或哭。或歌。或笑。或啞。或醉。或臥。戴破帽。披長領袍。履穿踵決。徜徉自放。溷身於山顛水湄。雛僧羈之。兒童野老。飲之而不拒。

者。其節彌高。其心彌苦矣。

叭水之禍

自李定國貴州一敗。桂王出奔。諸臣扈入緬。行人任國璽言。禍迫然眉。當思出險。馬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國事如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令黔國公沐天波同諸酋椎髻跣足。以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皇上耳。否則彼將無狀。吾罪益大。俄緬酋弒兄自立。欲盡殺諸臣。來言曰。緬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叭水。吉翔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四十二人。任國璽楊在沐天波馬吉翔李國泰王維恭蒲纓馬雄飛鄧士廉等均與。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按當日死叭水禍者。馬吉翔李國泰皆僉王誤國。然其轉徙從亡。矢志無二。不事異族。至於飲刃異域。埋骨極邊。亦可哀矣。略迹原心。君子予之。」

明季痛史

二百三十六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再版



版權所有

明季痛史一冊
售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陳祖懿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中華圖書館
電話一三三三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電話二四五九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再版



明季痛史一冊
售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陳祖懿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中華圖書館 電話一三三三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電話二四五九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